

分类号： D669.5

单位代码： 10335

密 级： 公开

学 号： 21622076

浙江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中文论文题目：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基于2016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江浙沪地区数据

英文论文题目：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ountermeasure and the Influential Factor of Bullying Victimization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 Based on CEPS' Data (2016) in Jiangsu, Zhejiang and Shanghai

申请人姓名：林董怡

指导教师：徐力

合作导师：

专业名称：行政管理

研究方向：公共政策

所在学院：公共管理学院

论文提交日期 2018年5月25日

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基于 2016 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江浙沪地区数据



论文作者签名: 林董怡

指导教师签名: 徐力

论文评阅人 1: 隐名评阅

评阅人 2: 隐名评阅

评阅人 3: 隐名评阅

评阅人 4: _____

评阅人 5: _____

答辩委员会主席: 王诗宗 教授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委员 1: 许法根 副教授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委员 2: 阳盛益 副教授 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

委员 3: _____

委员 4: _____

委员 5: _____

答辩日期: 2018 年 5 月 18 日

致谢

三年前的免试研究生面试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时光飞逝，如今六年的浙大生活已进入尾声，这六年中，浙大给予了我丰富的知识获取和实践机会，帮助我不断充实自己，不断成长，不断前进，浙大犹如第二个家，无私地给予我爱与支持。

大二在专业选择时，我加入了行政管理这个大家庭，而后我又幸运地在行管度过了我的研究生生活。在这几年中，系所老师带领我们步入知识的殿堂，赋予我们最有意义的收获，在学习与思想上引领熏陶我们，在生活上也时常关心我们，班级同学也其乐融融，互帮互助。点点滴滴的回忆，心中充满了感激与感动。

最感谢的是我的导师徐力副教授。本科期间能成为徐老师担任班主任班级的学生，研究生又能拜在徐老师的门下，是我的幸运。这几年，徐老师不仅仅在学业上帮助我成长，带我们参与各项社会调查，体会不一样的经历，也如长辈给予我生活上的关心和帮助，共同分享生活中的喜闻乐见。在毕业论文上，徐老师也给予了我充分的指导，从选题到论文框架再到文章内容上的指导，徐老师给了我许多关键的建议。也要感谢行管的每一位老师，是老师们的无私教导，我们才能积累更多的专业与知识。

同时，也要感谢我的师兄师姐，他们给予了我研究生期间的各类事项的指导和经验分享，在师门中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来自徐门的爱与温暖，让我度过了快乐充实的两年。此外，也要感谢我的同学，我们在生活学习上互帮互助、共同分享，让研究生生活中加入了更多的欢乐。

最后要感谢我的家人，正如论文中所写“家是每个学生的避风港”，家人也是我最坚强的后盾，他们的支持与关心让我能够安心学习，努力成长，不论是在学习还是工作选择上，他们都给予了我最大的支持。

六年的点点滴滴，早已将“浙大”二字深深融入心中，我也将铭记这六年的浙大生活，铭记师恩，铭记“浙”里。

摘要

每一个青少年都是每个家庭的希望也是国家的未来，校园伴随每个人度过了重要的时期，对于身心正在发展的小学生和中学生来说，校园时光对他们的性格、行为特点以及价值观都能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拥有一个安全且舒适的校园环境，让学生们渡过快乐而充实的校园生活不光是学生和家长的意愿，也是全社会的愿望。然而恶性校园欺凌事件的频发，让我们不禁感到即使在看似安全的校园里也存在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危险。减少校园欺凌，保护青少年学生，全社会正在关注且需要尽快采取行动。

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 2016 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江浙沪数据，通过文献分析法与实证研究法对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的现状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合现已有的研究与 CEPS 调查问卷，将相关自变量与因变量进行了归纳，将因变量分为了遭受欺凌的总体情况、肢体欺凌、言语欺凌、关系欺凌和网络欺凌五个维度，自变量则包括了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四个层面，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确定各因素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超过半数的初中生遭受过不同程度和方式的校园欺凌，综合这五个因变量，男性、非公立学校、学校位于农村会加剧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身体健康程度、家庭经济条件、班级氛围和学校周边环境会对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严重程度产生负相关，而个人心理消极情绪程度、不良行为会产生正相关，学习成绩、家庭关系、师生关系、家校沟通情况尚未进入回归方程。对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程度影响最显著的因素是个人层面，家庭与学校因素具有一定的影响性，而社会层面的影响较小。

在此基础上，本文梳理了美国、挪威和日本应对校园欺凌的经验，并结合实证检验和经验借鉴的内容上，对我国预防与治理校园欺凌提出了对策建议，要形成“以政府为核心，学校为行动主体，家庭与社会共同协作”的多元共治联动机制，发挥全社会各主体的力量，为学生提供安全的校园环境。

关键词：校园欺凌 影响因素 对策建议

Abstract

Every teenager is the hope of each family and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 Everyone has spent an important time on school. For elementary and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hose body and mind are developing, school time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ir personality,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s. Therefore, having a safe and comfortable school environment, allowing students to enjoy happy and fulfilling school life is not only the wish of students and parents, but also the desire of the whole society. However, with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vicious bullying incidents in school, we can not help but feel that there are still many unknown dangers on school that appears to be safe. To reduce school bullying and protect young students, the whole society is concerned and needs to take ac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In this contex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data of Jiangsu, Zhejiang, and Shanghai in the 2016 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chool bullying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Combining the existing research with the CEPS questionnair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levant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d dependent variables, and divides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into the five dimensions including overall bullying, physical bullying, verbal bullying, relational bullying, and cyberbullying, and independent variables include individuals, families, schools, and society. This paper uses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correlation analysis,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to determine the impact of each fact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more than half of the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have suffered from bullying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ways. Combining these five dependent variables, men, non-public schools, and schools located in rural areas will intensify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being bullied. Physical health, family economic conditions, class atmosphere and school environment will negatively affect the severity of school bullying suffered by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vel of psychological negative emotions and bad behavior. Academic performance, family relationships,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and home-school communication have not yet entered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The most signific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degree of school bullying is the individual level. Family and school factors have a certain

influence, while the social level has a very small impact.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xper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Norway, and Japan in coping with school bullying. Combined with empirical test and experience, this paper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for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school bullying in our country. We should form a multi-governance and linkage mechanism with the government as the core, the school as the main body of action, and the family and the society working together. All the main bodies of the society must exert their strengths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a safe campus environment.

Key Words: school bullying; influencing factors; countermeasure

目 次

致谢.....	I
摘要.....	II
Abstract.....	III
目 次.....	V
1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1
1.1.1 研究背景.....	1
1.1.2 选题意义.....	2
1.2 文献综述.....	3
1.2.1 关于校园欺凌的现状研究.....	3
1.2.2 关于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研究.....	5
1.2.3 关于校园欺凌的干预及对策研究.....	9
1.2.4 对已有研究的评述.....	11
1.3 研究思路.....	12
1.4 研究方法.....	13
1.4.1 文献研究法.....	13
1.4.2 实证分析法.....	13
2 校园欺凌的理论基础.....	14
2.1 校园欺凌的界定.....	14
2.2 校园欺凌的分类.....	15
2.3 校园欺凌的特点.....	16
2.4 校园欺凌的相关理论.....	17
3 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19
3.1 中国教育追踪调查基本介绍.....	19
3.1.1 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数据库.....	19
3.1.2 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问卷设计.....	20
3.2 样本特征.....	21
3.3 变量说明.....	21
3.4 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数据分析.....	22
3.4.1 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描述性分析.....	22
3.4.2 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的独立样本 T 检验.....	24
3.4.3 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方差分析.....	28
3.4.4 Spearman 相关分析.....	34
3.4.5 回归分析.....	36
3.4.6 小结.....	40
4 国外校园欺凌预防与治理的经验借鉴.....	43
4.1 美国——立法先行,依法规制.....	43
4.1.1 政府——严格法律政策的制定者.....	43
4.1.2 学校——依法规制的行动主体.....	45
4.1.3 家庭与社会——参与与协助的支持力量.....	46

4.1.4 小结.....	46
4.2 挪威——以学校为主导实行各色校园欺凌预防项目.....	47
4.2.1 奥维斯校园欺凌预防计划.....	48
4.2.2 零容忍方案.....	49
4.2.3 小结.....	50
4.3 日本——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主体共治.....	51
4.3.1 政府主导.....	51
4.3.2 多元主体共治.....	52
4.3.3 小结.....	53
4.4 国外校园欺凌预防与治理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	54
4.4.1 完善的政策支持.....	54
4.4.2 预防与治理并重.....	54
4.4.3 注重数据统计工作.....	55
4.4.4 多元联动共治的预防与治理模式.....	55
5 校园欺凌预防与治理的对策建议.....	57
5.1 政府——主导与保障.....	57
5.1.1 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	57
5.1.2 加强校园欺凌的数据统计工作.....	58
5.1.3 设立专门的反校园欺凌机构.....	58
5.2 学校——开展具体行动的主体.....	59
5.2.1 完善学校层面的反欺凌制度.....	59
5.2.2 加强反校园欺凌的软硬件配套.....	59
5.2.3 建立风险评估与应对机制.....	59
5.2.4 加强对教职工的反校园欺凌培训.....	60
5.2.5 加强道德教育与反欺凌专题教育.....	60
5.3 家庭——细微深层次的观察沟通.....	61
5.3.1 形成民主式的家庭教育方式.....	61
5.3.2 加强家庭内部的沟通交流.....	61
5.3.3 加强与学校的交流.....	62
5.4 社会——提供其他帮助与支持.....	62
5.4.1 社区的培训与志愿者活动.....	62
5.4.2 媒体的导向与监督.....	62
5.4.3 专业性的帮助.....	63
5.5 多元共治的联动机制.....	63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65
6.1 研究结论.....	65
6.2 研究局限与不足.....	66
6.3 研究展望.....	66
参考文献.....	67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对于正在成长的儿童与青少年来说，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度过的，学校是他们生活与成长的重要空间，因此校园的安全对他们的健康成长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近年来，关于“校园暴力”、“校园欺凌”这些词语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不断发生的校园欺凌事件冲击着社会道德底线，不仅仅给受欺凌者的心灵蒙上了阴影，同时也严重影响着欺凌者、旁观者的身心健康，对他们的家庭也会造成伤害。

校园欺凌事件屡屡发生，围殴、掌掴、下跪、扒衣、勒索、猥亵等等这些关于校园欺凌的字眼让人不寒而栗。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2016年1月至11月，由全国检察机关受理的并提请批准逮捕的校园欺凌和暴力犯罪案件达1881人，其中有1114人被批准逮捕¹，然而被检察机关受理和被媒体披露的校园欺凌事件或许还只是冰山一角，究竟在本应和谐美丽的校园里发生了多少校园欺凌事件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校园欺凌对受害者的伤害是巨大的，尤其是初中阶段，是他们从儿童过渡到成人的阶段，此时的身心健康也是他们性格形成与转变的重要影响因素，对他们的成长生活都具有重要意义。受到校园欺凌的学生不仅仅是身体上受到伤害，往往会形成自卑、敏感的心理，他们的自我认知也比较消极，对学校或与他人接触产生恐惧，甚至产生心理疾病或发生转向欺凌他人等违纪行为。因此消除校园欺凌，给予学生一个安全和谐的学习成长环境，对于他们身心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

校园欺凌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问题，随着校园欺凌事件日益严重，我国政府也高度重视。2016年4月28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要求各中小学针对发生在学生之间的校园欺凌进行专项治理，包括了学校治理

¹ 信息时报. 校园欺凌暴力案已批捕 1114 人. http://news.ifeng.com/a/20161229/50492230_0.shtml [EB/OL]. 2016-12-29

与专项督查两个方面，以期通过专项治理，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2016年11月1日，教育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等九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意见对校园欺凌防治提出了三方面共十一项举措的指导，在预防方面要求加强学生的思想教育与校园欺凌的专题教育、加强学校安全管理与周边治理，在处置欺凌与暴力事件方面要求保护受害者的身心安全并相应教育惩戒欺凌者，此外还强调了各部门、家长、学校、全社会的共同作用，将防治校园欺凌与暴力上升到了国家层面。2017年4月1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作出重要批示“校园应是最阳光、最安全的地方”，特别指出，对于校园欺凌要建立防控的有效机制，尽早发现并防止欺凌行为的发生，对后果严重的必须依法惩处。校园安全关乎着广大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以及亿万家庭的幸福，校园欺凌防治是家庭、学校、政府、社会所要共同努力的，也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1.1.2 选题意义

理论意义方面，关于校园欺凌，国内外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论述，通过中国知网搜索关键词，相关文献数量近几年呈急速增长趋势，可见学界对校园欺凌的关注也日益增加。通过文献回顾，大部分研究都主要着眼于校园欺凌的现状、成因分析、对策建议等方面，且以定性分析居多，研究的对象也以欺凌者居多。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进一步对校园欺凌中的受欺凌者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往涉及实证的文献往往是某一学校、某一地区及几所学校，涉及的样本量往往只有几百或一千左右，并且数据来源地比较单一，而本文采用2016年中国教育追踪的2540多个江浙沪地区数据能够利用覆盖面相对更广阔的数据进行分析，以此来分析现状并检验以往文献中所提出的影响因素，并与以往的调查与研究结果进行比较，从而丰富对校园欺凌领域中受欺凌者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现实意义方面，校园欺凌事件的频发，事件的伤害与影响日益增加，防治校园欺凌、保护每一个学生已经刻不容缓。随着这几年的社会发展，校园欺凌从单纯的言语欺凌、身体欺凌、关系欺凌等发展到了网络社交欺凌，欺凌者不仅仅在网络上言语欺辱受害者，还散布受害者的个人隐私或一些欺凌照片视频，造成的影响更加广泛，校园欺凌给遭受到校园欺凌的学生带来的伤害可能是一生的，他们也是校园欺凌中最需要保护和关心的对象。

国外许多国家不管是官方或者研究者都专门对校园欺凌的现状进行了调查,遭受欺凌的学生占比从 10%至 70%不等,而我国的统一调查则较少,中国教育追踪作为全国性连续性的调查项目,可以作为一项校园欺凌现状的统一调查。本文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江浙沪地区数据,以受欺凌者为研究对象,从受害者角度出发,分析江浙沪初中校园中的欺凌现状,并检验初中学生遭受欺凌的影响因素,结合国外一些经验做法,提出关于校园欺凌的从源头上预防治理以及时事后的处理的对策建议,以期能够为校园欺凌的防治提供现实依据,减少遭受欺凌者数量以及减轻校园欺凌对他们的影响。

1.2 文献综述

1.2.1 关于校园欺凌的现状研究

1.2.1.1 国外校园欺凌现状

D.Olweus 使用其编制的欺凌问卷“Bully/Victim Questionnaire”(OBVQ)问卷对挪威超过 13 万名中小學生进行调查,约有 15%的学生卷入校园欺凌,约有 9%的学生遭受到校园欺凌,7%的学生欺凌他人,1.6%的学生既受到欺凌又欺凌他人(D.Olweus, 1994)。Daniel Muijs (2017)采用 OBVQ 对英国的 35 所小学进行调查,21%的学生遭受过欺凌,11%的学生欺凌过别人。在智利调查的大都会地区的 3782 名学生中有 2.6%的学生是欺凌受害者,4%的学生是欺凌者,29%的学生既被欺凌也欺凌他人,没有参与到校园欺凌的学生仅占 64.4%(Contreras, Elacqua, Martinez, Miranda, 2016)。Grace Skrzypiec 等人(2011)对南澳大都市的两个学校进行调查,12.1%的学生每周遭受一次或数次的欺凌,5.4%的学生表示欺凌持续了一个月以上。其中 72%的学生被言语欺凌,仅有 4.2%的学生遭受了网络欺凌。一个对韩国 1756 名初中生的校园欺凌的调查显示,40%的学生与校园欺凌有关,受欺凌者、欺凌者、既受欺凌又欺凌他人者的比例分别为 14%, 17%和 9%,在欺凌行为中,关系欺凌占到了 23%,言语欺凌 22%,身体欺凌 16%,强迫欺凌为 20%(Kim, Koh, Leventhal, 2004)。来自瑞士五个地区 24 所学校的 4574 名学生的样本显示,在过去的 12 个月时间里,欺凌的发生率从 1%至 8.6%不等,同时欺凌在男性中的发生率比女性高(Sonia Lucia, 2016)。从以上的文献可以看出,欺凌的发生在各个国家有所不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关于青少年健康行为的国际调查,至少参与过一次欺凌的发生率,低至的威尔士的 13%,高

至英格兰的 78%，至少被欺凌过一次的发生率，低至瑞典的 13%，高至英格兰的 77% (King, Wold, Tudor-Smith, Harel, 1996)。根据 2005-2006 年的学龄儿童健康行为调查报告，35 个国家的校园欺凌发生率也各不相同，最高的立陶宛，欺凌发生率约为 34%，最低的为瑞典仅为 5%，大部分国家的欺凌发生率在 10%—20% 之间 (Due, Merl 等, 2009)。

从以上的研究情况来看，从上个世纪开始到现在，世界各国的校园里都存在着不容小觑的欺凌情况，在每十个学生中至少有一个以上的学生遭受了校园欺凌，可见校园欺凌是全球各国都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1.2.1.2 国内校园欺凌现状

张文新(2002)教授使用 OBVQ 问卷的中文修订版对 5248 名初中生进行了问卷调查，19.5% 的学生遭受过欺凌，4.1% 的学生欺凌过别人。黄成荣教授(2010)在 2003 年和 2008 年分别对香港校园欺凌现状进行的调查显示，自 2003 年到 2008 年，肢体欺凌、言语欺凌、孤立欺凌、强索欺凌的比例都大幅上升，2008 年这四种欺凌的发生率都达到了 40% 以上。吴方文(2016)等人对四川、河北两省的 138 所农村寄宿制学校的 17841 名学生进行了校园欺凌的调查，遭受欺凌的检出率为 16.03%，其中遭受言语欺凌、身体欺凌、关系欺凌、网络欺凌的检出率分别为 24.5%，20.9%，23.9% 和 13.2%。刘丽琼(2013)等人在海南海口市的两所中学共 363 名初中生进行调查，显示初中生受欺负、欺负及欺负/受欺负的发生率分别为 18.5%，4.4% 与 32.2%。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2016 年的一项针对 10 个省市 5864 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32.5% 的人偶尔被欺负，6.1% 的人经常被高年级同学欺负²。2016 年姚建龙教授对全国 29 个县 104825 名中小学生的抽样调查发现，校园欺凌发生率为 33.36%，其中经常被欺凌的比例为 4.7%，偶尔被欺凌的比例为 28.66%³。

纵观以上的研究成果，国外一些国家有统一的校园欺凌调查，而研究者也会专门针对某些地方进行调查，根据以上调查结果显示，在不同国家的遭受校园欺凌的中小學生比例从 10% 到 70% 不等，许多发达国家校园欺凌的发生率也已经达到了 20%、30% 甚至更高，可见校园欺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目前在我国尚无统一的或官方的校园欺凌调查，针对现有的从二十一世纪初至今的研究或报告显示，我国的校园欺凌发生率已经从原来的 20% 左右上升到了 30% 以上，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校园欺凌都是一项不得不重视的社会议题。

² 杜园春. 近五成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后选择沉默[N]. 中国青年报, 2016-5-27-7.

³ 姚建龙. 应对校园欺凌，不宜只靠刑罚[N]. 人民日报, 2016-6-14-5.

1.2.2 关于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研究

关于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多数定性研究将校园欺凌的成因分为个体、家庭、学校和社会四个因素，而定量研究的所选择的因变量也通常是这四大类中所提取出的具体因素。

1.2.2.1 个体因素视角

学生个体所具有的特征对他是否会遭受到校园欺凌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首先，人口统计学特征方面，大多数研究都涉及了性别、年级，总体来说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受到校园欺凌，但是女性遭到关系欺凌的可能性高于男性，年级越低的学生越容易受到欺凌(Contreras, Elacqua, Martinez, Miranda, 2016; Kim, Koh, Leventhal, 2004; Sonia Lucia, 2016; 杨卫敏, 2014; 林进材, 2017)，个别国外研究还会对学生的种族作为因变量进行研究，且种族确实是一项具有影响的因素(Wang, Iannotti, Nansel, 2009; Furlong, Morrison, 2000)，国内的学者还会对民族、城乡、是否是独生子女进行研究(张艳, 黄泽鹏, 柳珍妮, 欧利民, 李丽萍, 2015)，通常这些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有时个别文献中会出现显著影响的情况(任文华, 2008)。其次，个人的行为特征、性格特征等方面，身体健康程度较低、性取向为同性(Swearer, Espelage, Vaillancourt, Hyme, 2010; Xin Ma, 2010)，心理抑郁程度越高(张小华, 项宗友, 2016)越易受遭受校园欺凌，行为内向、敏感多疑、学习成绩差也是遭到校园欺凌的原因(徐玉斌, 郭艳艳, 2016; 王宏伟, 岳秀峰等, 2013; 郭润, 2014)，个人的一些不良行为习惯也可能会导致遭受到校园欺凌，吸烟、饮酒、游荡、逃学、流连娱乐场所、玩网络游戏都可能会增加中学生受校园欺凌的可能性(Haynie, Nansel 等, 2001; 张艳等, 2015; 张海珍等, 2008)。

除了以上纳入实证分析的影响因素外，学者们还认为以下的因素会造成中学生遭受校园欺凌：中学生法律意识淡薄(王楚婧, 2016; 丁瑞虎, 2009)，人际交往有困难(刘南南, 2008)，对校园欺凌的认识有误、处理方式有误(刘雅梦, 2015)。

1.2.2.2 家庭因素视角

对于十几岁的青少年来说，家庭环境对他们的影响是最直接，也是最深刻和持久的。每个家庭的家庭环境都是有自己的特点、与众不同的，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的行为习

惯心理特征等等。家庭环境可以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家庭条件基础，二是家庭氛围。

在家庭条件基础方面，一些学者将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工作、家庭类型（是否是单亲家庭）作为影响因素进行研究（Contreras, Elacqua, Martinez, Miranda, 2016; 张艳等, 2015; 张海珍等, 2008），家庭经济状况也是影响中学时是否会遭受到校园欺凌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条件越好越容易受到欺凌（Xin Ma, 2010），但也有研究表明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都有可能增加遭受欺凌的可能性（Kim, Koh, Leventhal, 2004; 林进材, 2017）。

家庭氛围与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家庭氛围涉及多个方面，父亲与孩子的关系、母亲与孩子的关系（Contreras, Elacqua, Martinez, Miranda, 2016）、父母之间的关系（Swearer, Espelage, Vaillancourt, Hyme, 2010）、父母对孩子的支持与关心（Wang, Iannotti, Nasel, 2009; Elgar, Craig, Boyce, Morgan, Vella-Zarb, 2009; Haynie, Nansel 等, 2001）都会可能会影响孩子是否会在校园内遭受校园欺凌，曾经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学生更容易在校园内遭受到同学的欺凌。除此之外，家庭的教育模式对中学生的影响也较大，家庭教育的忽视以及家长教育观念的落伍（苏春景, 徐淑慧, 杨虎民, 2016）、家长的素质与性格（丁瑞虎, 2009）、忽视型和暴力型的家庭教养方式（李芳霞, 2017）等都有可能使孩子成为校园被欺凌的对象。总而言之，根据上述文献，在家庭影响因素方面，家庭越和睦，父母给予孩子的关心与支持越多，那么孩子遭受校园欺凌的可能性就越小。

1.2.2.3 学校因素视角

中学时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学校度过的，校园是他们生活与成长的重要空间，他们所在的学校的各种因素会对他们遭受校园欺凌的可能性产生影响。学校环境的影响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分别是学校、教师、同学。

学校层面，学校的相关政策或者说学校的管理与校园的欺凌发生率有关，而与学校的类型、大小、位置无关（Daniel Muijs, 2017; Furlong, Morrison, 2000），但也有国内的研究表明，重点中学与在城市的学校的校园欺凌发生率更低（杨卫敏, 2011），学校的校园氛围（Swearer, Espelage, Vaillancourt, Hyme, 2010; Sonia Lucia, 2016）也会对校园欺凌的发生率产生影响，相对来说，校园氛围积极且校园纪律好的学校其校园欺凌的发生率较低。

教师层面，就个别学生来说，受教师严苛对待的学生更易受到同伴的欺凌（Banzon-Librojo, Garabiles, Alampay, 2017），学生与老师的关系、教师的教育方式、对待学生的态度（张旺, 2002），教师法律意识淡薄、教育中的隐性暴力行为以及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都

可能会引诱校园欺凌的发生(陈振江, 2012), 可见教师的素质与作用也是极其重要的。此外, 教育观念有失偏颇、学校管理不善、对欺凌行为处理不力(徐畅, 2008), 教师与学校对校园欺凌的认识不足都可能诱发校园欺凌(梁丽锷, 2015)。

同学同伴层面, 良好的班级氛围、同学关系融洽、团结互致可以降低欺凌行为的发生率(李芳霞, 2017)。同伴群体的消极影响、性格内向、与同学交往较少、与同龄人之间人际关系较差的学生更有可能遭受到校园欺凌(周佳桦, 2016; 胡春光, 2017), 那些拥有较多同伴支持、与同学交往较好的学生就不容易受到校园欺凌(Haynie, Nansel 等, 2001; Elgar, Craig, Boyce, Morgan, Vella-Zarb, 2009)。

1.2.2.4 社会因素视角

关于社会影响因素对校园欺凌的研究较少, 绝大多数献是在整体理论上分析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会对中学生造成不良影响进而导致他们产生校园欺凌行为, 这些研究主要是从社会风气、媒体影响、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分析, 这些因素可能是当前社会不可避免的现象, 一般情况下也无法进行量化的研究。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 学校周围存在许多网吧、酒吧、KTV 等场所(杨雪锦, 2017), 一些网络电视等大众传媒对影视作品中暴力的渲染与表现(张琼, 2014), 多元价值观对缺乏是非判断的少年学生的冲击(李芳霞, 2017), 社会失范, 社会规则缺失(魏叶美, 范国睿, 2016), 我国校园安全法律法规建设的滞后(王楚婧, 2016), 中华民族中的“和”与“忍”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会无意识地去容忍(苏春景, 徐淑慧, 杨虎民, 2016), 这些种种社会因素都是造成校园欺凌的重要原因。青少年学生所处的社区环境、是否获得他人的社会支持也会影响校园欺凌的发生(Patton, Hong, William, Allen-Meares, 2013)。

关于这部分的实证研究, 有学者结合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验证。Frank J. Elgar 等人(2009)和 Pernille Due (2009) 等人分别使用“学龄儿童健康行为调查”的数据测试了各国收入不平等与欺凌之间的关系, 结果显示社会经济差异较大的国家或者说贫富差距大的国家更容易发生校园欺凌, 且基尼系数越大的国家校园欺凌的发生率也越高。

1.2.2.5 对校园欺凌影响因素综述的总结

综上, 关于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是通过定量研究对各因素与校园欺凌之间关系的检验, 二是通过定性研究分析校园欺凌产生的成因, 这两种方法的研

究都离不开前述四个方面的影响因素，本研究的实证检验部分也要基于这些影响因素，因此对于这些影响因素，可以归纳如下：

表 1.1 影响因素与相关文献来源

维度	具体影响因素	相关文献来源
个体因素	性别	Contreras 等, 2016; Kim 等 2004; Sonia Lucia, 2016; 杨卫敏, 2014; 林进材, 2017
	年级	
	种族	Wang, Iannotti, Nansel, 2009; Furlong, Morrison, 2000
	民族	张艳, 黄泽鹏, 柳珍妮, 欧利民, 李丽萍, 2015; 任文华, 2008
	城乡	
	独生子女	
	性取向	Xin Ma, 2010
	身体健康程度	Swearer, Espelage, Vaillancourt, Hyme, 2010
	心理抑郁程度	张小华, 项宗友, 2016
	不良行为习惯	Haynie, Nansel 等, 2001; 张艳等, 2015; 张海珍等, 2008
	学习成绩差	王宏伟, 岳秀峰等, 2013
	法律意识淡薄	王楚婧, 2016; 丁瑞虎, 2009
	人际交往有困难	刘南南, 2008
	对校园欺凌的认识、处理方式有误	刘雅梦, 2015
家庭因素	父母受教育程度	Contreras, Elacqua, Martinez, Miranda, 2016; 张艳等, 2015; 张海珍等, 2008
	父母工作	
	家庭类型	Xin Ma, 2010; Kim, Koh, Leventhal, 2004; 林进材, 2017
	家庭经济状况	
	父母与孩子的关系	
	父母之间的关系	Swearer, Espelage, Vaillancourt, Hyme, 2010
	父母的支持与关心	Wang 等, 2009; Elgar 等, 2009
	家长的素质与性格	丁瑞虎, 2009
	家庭教养模式	李芳霞, 2017
学校因素	学校类型	Daniel Muijs, 2017; Furlong, Morrison, 2000; 杨卫敏, 2011
	学校大小	
	学校位置	
	学校氛围	Sonia Lucia, 2016
	教师对学生的态度	Banzon-Librojo, Garabiles, Alampay, 2017
	师生关系	张旺, 2002
	教师素质	陈振江, 2012
	班级氛围	李芳霞, 2017
	同学交往	周佳桦, 2016; Haynie, Nansel 等, 2001
社会因素	国家贫富差距	Elgar 等, 2009; Due, Merl 等, 2009
	社会不良风气	杨雪锦, 2017
	社会失范	魏叶美, 范国睿, 2016
	媒体的暴力的渲染	张琼, 2014
	校园安全相关法律建设的滞后	王楚婧, 2016
	“和”与“忍”的文化	苏春景, 徐淑慧, 杨虎民, 2016

1.2.3 关于校园欺凌的干预及对策研究

目前对于校园欺凌预防和应对的研究，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学者们对校园欺凌预防和应对提出对策建议，二是一些国外学者在一些学校进行了校园欺凌的干预研究，分析何种干预措施对防治校园欺凌是有效的。

1.2.3.1 校园欺凌的干预研究

Vreeman 和 Carrol (2007) 研究了 26 项评估校园反欺凌工作的研究结果，包括课堂课程研究、全校 / 多学科干预，以及针对欺凌者和受害者的社会行为技能训练，最后结果显示全校性的干预是最有效的，包括建立学校范围的规则以及欺凌的惩处后果、教师训练、冲突解决策略等等。

挪威学者 D. Olweus 与其团队制定了《奥维斯校园欺凌预防计划》(Olweus Bullying Prevention Program)，简称“OBPP”计划，这一计划从学校、班级、教师、社区四个层面展开，“OBPP”计划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的要点：第一，学校成立专门的反校园欺机构并制定相关规则；第二，班级定期举行班会、家长会等会议，使校园欺凌工作日常化；第三，教职工加强对学生的监督管理，对校园欺凌要及时发现并阻止；第四，加强学校、教师、家长和社会等多方合作。1983-1985 年该项目在挪威的 42 所中小学进行，结果显示在欺凌 / 被害问题上明显减少了 50-70% (Olweus, 1997)。2001-2003 年间该项目组在挪威 58 所中小学进行大规模的干预，结果也证明了通过该计划的实施涉及校园欺凌的学生人数包括欺凌者与受欺凌者呈明显下降趋势 (张萌, 2017)。Ttofi, Farrington 和 Baldry (2008) 对 30 项欺凌干预研究进行了分析，发现其中以 OBPP 计划为最有效的方案，他们发现欺凌的减少与加强课间活动的监督、课堂管理、课堂规则、家校交流、培训视频的使用、惩罚性和非惩罚性纪录的使用等等有关。

还有研究者发现教师对学校反欺凌制度的心理所有权可以增强反欺凌策略的效果 (Yiqiong Li 等, 2017)，也就是说校园反欺凌制度与学生受欺凌之间教师对校园欺凌的正确认识能够起到正相关的调节作用。我国学者鞠玉屏和张文新 (2003) 也曾进行过校园欺凌干预的实验，主要是通过教师的行动，研究者向教师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干预措施，包括学校、班级、个体三个层次，结果证明干预措施在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2.3.2 校园欺凌的对策研究

对于校园欺凌的预防与应对措施,我国学者提出了许多对策建议。

第一,学生层面,整体上要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与道德教育、开展心理咨询和普法教育(梁丽锟,2013),加强学生的思想教育、以及增加中学生的德育活动(庞雪峰,2016),而学生自己要加强保护自身的意识,充分认识校园欺凌的危害,与同学、老师、家长进行沟通交流,减弱消极心理,保护自身利益(张琼,2014)。

第二,家庭层面,家长应提升自身素质,形成良好的家庭氛围,帮助孩子培养优秀的品质与塑造良好性格,帮助孩子正确认识并积极应对校园欺凌,同时也要加强与孩子的沟通,注意孩子的动向(周冰馨,唐智彬,2017;苏春景,徐淑慧,杨虎民,2016),帮助孩子提高人际交往能力,关注孩子心理状况(刘雅梦,2015),以合理的方式教育孩子,培养孩子正当的兴趣爱好(刘南南,2008)。

第三,教师层面,增加教职工对校园欺凌的认识,积极引导讨论校园欺凌行为的影响和后果(胡春光,2017),教师还需要加强自身能力,提高指导学生的能力和责任心,努力建立起与学生之间的信任感(刘雅梦,2015),同时还可以,以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改变班级的管理模式,密切关注班级里的一些小群体,对于教师自己也要关注心理状态,减轻心理压力(陈振江,2013)。

第四,学校层面,学校应当建立起预防治理校园欺凌的管理机制,在课程设计中增设人际交往等课程,加强对重点区域的巡查(李芳霞,2017),配备专门的应对校园欺凌的处理人员,做好数据统计工作,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定期对本校欺凌状况进行统计(周冰馨,唐智彬,2017),制定先发预防和应对治理的安全预案,对被害人建立起救助机制,包括身体、心理以及法律上的救助,建立校园欺凌的救助中心、配备心理医生等(王大伟,2016),建立家校联动机制(庞雪峰,2016)和校园警察制度(付姣,2013)。

第五,社会层面,完善法制建设、遏制暴力文化、强化监督管理(梁丽锟,2013),加强网络管理、对网络的社会监督,净化网络空间(庞雪峰,2016),引导社会公众对校园欺凌现象的理性关注,增强社会支持,完善社工服务,构建支持网络,帮扶欺凌者与受欺凌者(杨岭,毕宪顺,2016)。

第六,在政府层面,要健全反校园欺凌相关的法律体系,加强对校园欺凌施暴者的处罚力度,政府要加强统筹各部门的研究、制定合适的校园欺凌预防和干预计划(周冰馨,

唐智彬, 2017), 在各级地方教育部门中建立起保护遭受校园欺凌学生的专门部门(庄翎, 2012), 建立国家校园欺凌数据库, 进行分层管理, 建立国家网络举报平台(宋雁慧, 2017), 多部门共同协作加强校园周边环境的综合整治(黄亮, 2016)。

1.2.4 对已有研究的评述

校园欺凌正引发全社会的关注, 对于校园欺凌问题的研究也正方兴未艾, 校园欺凌可以说是最近二三十年才逐渐兴起的议题, 但是对于该议题的研究已经非常之多, 尤其在近几年呈快速增长形势。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 大多数国外的定量研究都采用了 D.Olweus 的欺凌问卷——“Bully/Victim Questionnaire”, 国内的少数研究也采用了该问卷的中文修订版。在定量分析上, 多数研究都采用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logistic 回归分析、HLM 多层线性模型、结构方程模型等分析方法来检验一些因素对校园欺凌的影响。此外, 还有大量国内文献通过定性研究的方法分析校园欺凌的成因, 通过这些文献可以从理论上分析出校园欺凌的成因, 与定量研究形成一种互补。

从研究数据上来看, 多数文献都只是使用一所学校或者一个地区的几所学校作为研究样本框, 这样的样本数据代表性较弱, 不排除存在结论具有特殊性的可能, 无法用来说明一个大范围乃至全国的共性。

从研究内容上来看, 学术界对校园欺凌的研究主要都围绕四个方面, 即定义、现状、原因/影响因素、对策分析。在定义上, 专门使用“校园欺凌”这个名词的研究在最近两年才开始兴起, 不少人会将“校园欺凌”与“校园暴力”混淆, 这两个名词意义是不一样的, 在进行研究时要注意区分, 此外对于“校园欺凌”的分类, 往往不同学者有不同分类, 根据当前的文献以及现实状况, 我们主要还是可以将校园欺凌分为身体欺凌、言语欺凌、关系欺凌和网络欺凌四类。在现状上, 通过这些数据, 全球各国的校园欺凌现状都不容忽视, 我国中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比例已经超出了 20%, 甚至更高, 但近年来似乎还没有一个对我国校园欺凌发生率较为科学完善的统计与描述。在影响因素上, 在定量研究时多数文献都是从单一视角切入, 例如仅从个人因素或家庭因素出发, 没有都覆盖到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四个方面, 从综合角度出发进行探讨分析的研究比较缺乏。在对策建议上, 一些文献都已经较为完善地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但我国的研究对国外的发达国家校园欺凌防

治经验的借鉴还有些欠缺，尤其是对国外校园欺凌干预计划没有借鉴。

基于以上的文献综述，本研究希望能在目前研究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扩大对我国校园欺凌现状的了解。因此本文选取 2016 年教育追踪调查数据中的江浙沪部分作为数据基础，研究地域较之前的研究更为扩大，能对江苏、浙江、上海地区的校园欺凌现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在此基础上，从综合的各因素角度出发，多方面地对中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产生影响的因素进行探讨与分析，并结合相关文献的对策建议与国外的预防治理经验，尤其是国外行之有效的干预计划，对我国校园欺凌预防与治理提出对策建议。

1.3 研究思路

本文在提出研究背景与意义的基础上，通过对以往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综述厘清校园欺凌的理论基础，包括界定、分类、相关理论。其次，运用 SPSS 软件分析数据，其中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对校园欺凌现状进行分析，运用相关分析确定与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有关的变量，在此基础上通过运用回归分析，确定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再次，主要选取美国、挪威、日本等在校园欺凌防治方面有经验的国家进行经验的借鉴分析。最后，结合实证分析结果和国外经验借鉴，对我国校园欺凌防治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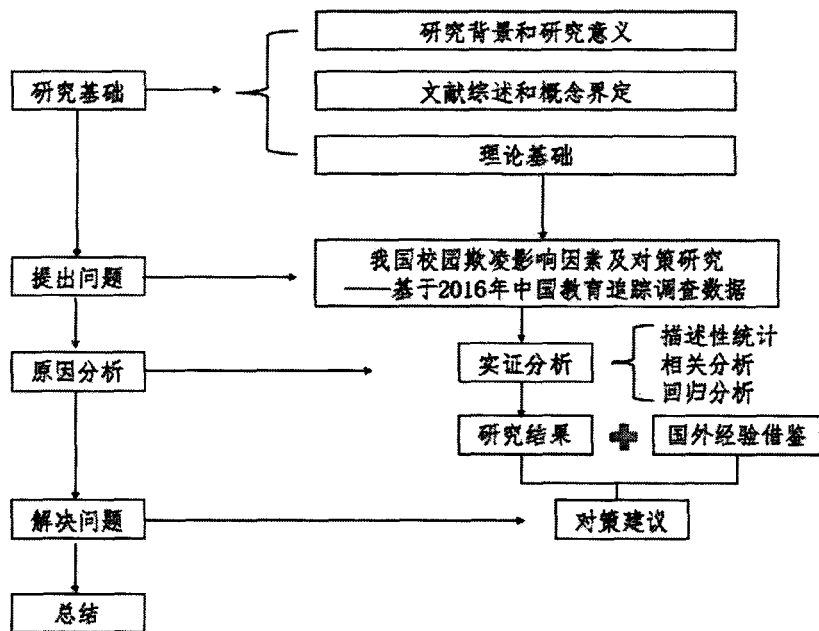


图 1.1 研究思路图

根据以上研究思路，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绪论，阐述了关于中学生校园欺凌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的思路与

方法,以及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的文献综述,并总结出校园欺凌相关的影响因素。

第二部分为理论基础,针对校园欺凌的界定、分类、特点以及相关理论进行说明。

第三部分为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该部分详细介绍了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中国教育追踪及其取样方法,并使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分析初中生校园欺凌的现状,再采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对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检验分析。

第四部分为国外校园欺凌的预防与治理的经验借鉴,选取美国、挪威、日本三个在此方面做的比较好的国家,分析它们对校园欺凌的预防与治理经验。

第五部分为对策建议部分,基于前文的实证分析结果与国外经验借鉴的基础上,提出对初中生校园欺凌预防与治理的对策建议。

第六部分为总结与展望,对本文的研究进行总结并提出不足之处与展望。

1.4 研究方法

1.4.1 文献研究法

对相关校园欺凌的研究进行收集整理,包括校园欺凌的现状、影响因素、以及预防与治理建议。本文结合现有的相关文献资料,研究我国当下校园欺凌的现状、影响因素以及对策,并通过对国外的预防治理经验的研究,为我国校园欺凌的预防与治理提供理论启发。

1.4.2 实证分析法

实证分析是本文最重要的部分,本文采用了2016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的数据,它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NSRC)设计与实施的大型教育类追踪调查项目,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调查对象为学生及其家长、班主任、校领导,该项目于2014年开始,每年展开一次调查,并于2016年的问卷中新加入了社会行为发展部分,其中包含了对遭受校园欺凌的调查。

由于2016年数据清理工作尚未全部完成,故本研究采用了已经清理好的2016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江浙沪地区的数据,在此数据基础上,一方面使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研究校园欺凌的现状,从而了解初中生在校园遭受欺凌的整体情况;另一方面,采用相关分析,确定相关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采用回归分析,建立回归方程,最终确定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

2 校园欺凌的理论基础

2.1 校园欺凌的界定

与“校园欺凌”一词一同出现的往往还有“校园暴力”，甚至后者出现的频率更高，这两个名词经常会被认为是同一概念，然而事实上它们的内涵是不同的。因此，区分“校园欺凌”和“校园暴力”的概念，明确“校园欺凌”的内涵，是进行本文研究的基础。

20世纪70年代挪威学者 D.Olweus 首先对欺凌 (Bullying) 进行了界定：一个学生重复且长期地被一个或多个学生采用负面行为所欺负。负面行为可以是身体上，言语上或者其他方面。此外，校园欺凌中双方的力量是不均衡的，受欺凌的学生难以反抗欺凌者。由 D.Olweus 的定义可见，校园欺凌应该包含三个要点：重复且长期、负面行为、力量不均衡。英国学者 P.K. Smith 提出校园欺凌有几项特征：欺凌者是故意的，欺凌不止一次，欺凌者和被欺凌者的力量悬殊。国外学者对校园欺凌的定义大都基于 Olweus 和 Smith 的定义，校园欺凌通常被认为是个人或一群人对特定个人进行的身体、口头或其他形式的侵略行为 (Espelage, Swearer 2003)。

在“School Bullying”一词传入中国时，出现了多种翻译，校园欺凌、校园欺负、校园霸凌，这三者通常是同一概念，而校园欺凌与校园暴力常常被混为一谈，然而这两者实际上是不同的。关于“校园欺凌”一词，张文新 (2003) 是我国较早研究校园欺凌的学者，他指出欺凌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攻击性行为，与一般的攻击行为相比有两个明显特征：力量的非均衡性和重复发生性。国内大部分学者对欺凌的定义整体上还是传承了 D.Olweus，欺凌是故意的、具有重复性和持续性，伤害的后果包括心理和身体上的，欺凌者与受欺凌者双方的力量是不均衡的 (胡春光, 2017; 林进材, 2017; 张萌, 2017)。对于校园暴力，姚建龙 (2008) 将其定义为“发生在中小学幼儿园及其合理辐射地域，学生、教师或外校入侵人员故意侵害师生人身及学校和师生财产，破坏学校管理秩序的行为”，与校园暴力主要不同的是，校园欺凌的施为主体是学生，且受害者只能是学生，校园暴力多是偶发性的单独侵害行为，而校园欺凌往往是长期重复的 (任海涛, 2017)。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归纳以及对比，我们可以对校园欺凌和校园暴力进行比较：

表 2.1 校园欺凌与校园暴力的比较

	校园欺凌	校园暴力
施为主体	学生、教师或社会人员	学生
受为主体	学生、教师	学生
双方力量	均衡或不均衡	不均衡
持续性与重复性	有偶发性行为也有长期重复行为	长期重复的行为
侵害地点	校园及校园辐射范围	校园及校园辐射范围
主观意图	故意、有意的	故意、有意的

综上, 本文将校园欺凌界定为: 在校园及校园辐射范围内, 一个学生或多个学生出于故意的目的, 采用肢体、言语或其他形式的负面侵略行为对某个学生进行, 这些行为往往是长期且重复的, 关系双方的力量是不均衡的, 遭受欺凌的一方往往无法凭自己的能力反抗, 这些行为会对遭受欺凌的一方造成长期深远的身心创伤。根据定义, 本文所采用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中的问题属于对校园欺凌的调查。

2.2 校园欺凌的分类

大致上, 校园欺凌分为直接欺凌和间接欺凌两大类, 直接欺凌是较为公开的, 主要形式又分为身体上的攻击(例如打、踢)和语言方面的攻击骚扰(例如当面嘲笑、取恶意外号), 间接欺凌是用较为技巧性的方式对待受害者, 例如排挤、散发谣言等(Olweus, 1993; Rivers, Smith, 1994)。除了身体欺凌、语言欺凌、关系欺凌, 随着计算机和手机在青少年中的迅速普及, 网络欺凌正成为一种新形式的欺凌(Wang, Iannotti, Nasel, 2009; Patton, Hong, Williams, Allen-Meares, 2013)。Young Shin Kim 等人(2004)将强迫另外作为一种欺凌方式, 即分为关系欺凌、语言欺凌、身体欺凌、强迫欺凌, 强迫欺凌即强迫他人做事或者夺走损害他人的物品等。黄成荣教授(2010)也指出四种校园欺凌在欺凌事件中较为常见, 分别是肢体欺凌、言语欺凌、孤立欺凌和强索欺凌。也有学者另外细分了几种欺凌类型, 分别为肢体欺凌、言语欺凌、关系欺凌、网络欺凌(李芳霞, 2017)、反声性/反击性欺凌、性欺凌(林进材, 2017; 郭润, 2016)、财产损失、被胁迫做苦力(潘虹, 2017)。

综合这些分类研究, 可以发现大部分研究对校园欺凌的分类大同小异, 主要差别还是在于分类的细致程度。因此, 从受害者受害角度看, 校园欺凌大致上可以分为身体欺凌和心理欺凌; 从欺凌分方式角度看, 主要可以分为肢体欺凌、言语欺凌、关系欺凌、网络欺凌, 这也是本文研究所采用的校园欺凌分类。

2.3 校园欺凌的特点

校园欺凌事件在全球频发，它具有的普遍性、多样性和隐蔽性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校园欺凌发生的频率与造成的后果。

第一，校园欺凌具有普遍性。根据新华网的数据，在他们的全部受访者中 90% 的人认为校园欺凌是身边普遍存在的问题，2/3 的人表示曾遭受过校园欺凌，而 1/3 的人对遭受欺凌习以为常，不会告诉别人，1/4 的受欺凌者不知应向谁寻求帮助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全国性数据显示，言语欺凌、关系欺凌、肢体欺凌、网络欺凌的发生率分别达到了 49.6%、37.7%、19.1%、14.5%⁵。由此可见，在大多数校园里欺凌是普遍存在的，不管是在小学、中学还是大学，校园欺凌已然屡见不鲜，每一位学生都有可能成为其受害者。

第二，欺凌的行为具有多样性。校园欺凌不仅仅只是简单的肢体冲突，如今校园欺凌的手段方式越来越多且有着愈发残忍之势，除了踢、打等肢体上的欺凌、辱骂性的言语欺凌与人际关系上的排挤，围殴、掌掴、下跪、扒衣、勒索、猥亵、逼迫食粪便、砍杀等等这些见诸报端的词语让人不寒而栗，一些欺凌者还将欺凌过程拍摄于网上传播，对受害者的身心造成极大的影响。校园欺凌行为的日益多样性以及残忍化，加剧了对受害者的恶劣影响。

第三，校园欺凌具有隐蔽性。虽然根据一些数据调查显示校园欺凌具有普遍性，但大多数校园欺凌事件尚未被发现。2015 年 6 月 8 日，福建永泰初三学生遭同班同学的围殴，因脾脏出血严重而手术切除了脾脏，此时他才向父母告知他经常被其他同学无故殴打长达四年。校园欺凌的主体双方均为学生，一些学生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不愿意、不知道、不敢向他人求助，家长与老师也无法及时得知，因此大多数校园欺凌事件还隐藏在校园之中，被人们所关注到的欺凌事件往往较为恶劣，校园欺凌的隐蔽性会导致欺凌者更加肆无忌惮，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对受欺凌者与潜在受害者的影响。

⁴ 新华网，别拿“欺凌”当“玩笑”：数说校园欺凌的套路。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sjxw/2016-12/20/c_129412765.htm [EB/OL].2016-12-20

⁵ 中国教育新闻网，调查：有多少校园欺凌不该发生。

http://www.jyb.cn/china/gnxw/201612/t20161215_689423.html [EB/OL].2016-12-15

2.4 校园欺凌的相关理论

本文主要从校园欺凌的受害者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因此基于受害者角度有三项理论与之密切相关，在犯罪学中最经常被引用的生活方式理论和日常活动理论，以及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生活方式理论。该理论由 Michael Hindelang 等人于 1978 年提出，其主要说明了一个人因其本身的一些特性会增加他被害的危险。生活方式理论的重点是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与个体是否会成为被害者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该理论中，Hindelang 指出一个人被害的可能性与他置身于公共场所、与非家人接触的时间等有关，而这些行为又是由生活方式决定的。已有许多研究表明个人的生活方式的偏差会对其成为各类暴力行为的受害者有着显著的影响。

日常活动理论。该理论由 Cohen 和 Felson 在 1979 年提出，其核心内容为犯罪行为的发生需要三个因素，即合适的犯罪目标、缺乏有力的监控和可能的犯罪者，当一个个体的日常活动符合另一个可能的犯罪者的动机目标且缺乏外部有效的监控，此时就会发生犯罪行为，该理论对于校园欺凌的发生也同样适用。此外，该理论还指出，现代社会的变化为有动机的潜在犯罪者提供了更大程度的机会，个人的日常活动与犯罪的发生有着密切联系。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师海玲，范燕宁，2005）。个体被害的可能性与其生活方式与活动相关，而人们的日常生活是由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在此就有重要的意义。Charles H. Zastrow 在他的《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中论述了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他指出“人的生存环境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环境中，个体会受其影响，同时也会与系统相互作用。他将社会生态系统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微观系统，即社会系统中的个体；二是中观系统，即小规模的个人直接接触的群体，通常包括了家庭、朋辈、学校等；三是宏观系统，即比小群体更大一些的系统，包括社区、文化、制度、组织等等。这三个系统相互影响、相互联系，个体之外的中观与宏观系统会对个人的生活习惯与日常行为造成明显的影响，同时也会对个体受到侵害的可能性产生一定作用。

一个个体是否会遭受校园欺凌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三种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个体被害的可能原因，主要从个体自身的身心状况和行为习惯、个体的周边大小环境以及社会的整体环境。基于这些理论支撑以及前文的文献梳理，本文的实证分析也将从个体自身、家庭、学校、社会等因素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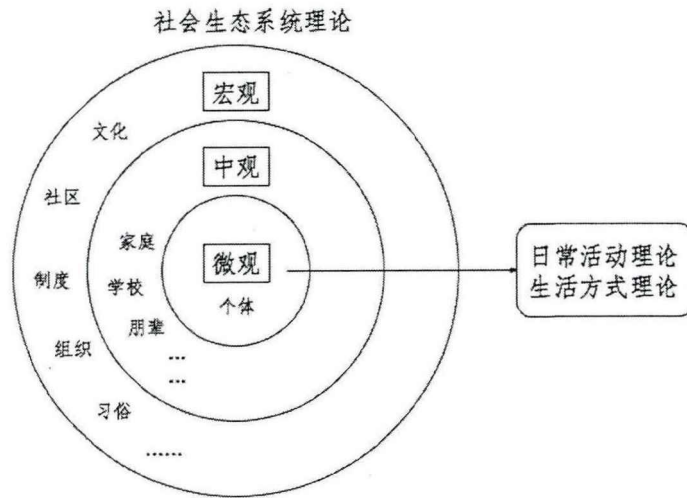


图 2.1 相关理论基础简图

3 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3.1 中国教育追踪调查基本介绍

3.1.1 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数据库

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简称为 CEPS）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NSRC）设计与实施的大型追踪调查项目，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学生及其家长、班主任、校领导进行调查，旨在探究家庭、学校以及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对个人及其教育的影响，为教育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种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数据基础。

中国教育追踪调查采用的抽样方法为多阶段的概率与规模成比例，抽样分成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县（区）级行政单位作为 PSU，并根据个别城市的特殊性形成了三个抽样框，抽取了 28 个县（区）；第二阶段以学校作为 SSU，采用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的抽样方法，从每个县（区）抽取四所学校；第三阶段，以班级作为 TSU，在第二阶段抽到的各学校中分别抽取 2 个七年级班级和 2 个九年级班级；第四阶段，第三阶段抽到的班级的所有学生作为样本，同时他们的家长、班主任、主科目任课教师以及学校领导构也成为问卷调查对象。该项目在全国共抽取了 28 个县（区）、112 所学校、438 个班级，覆盖了 2 万名学生，样本具有科学性和代表性。该项目于 2014 年开始每年开展一次，已连续四年，2014 年至 2016 年前往各学校开展实地调查⁶，2017 年开展线上调查。2016 年的学生问卷中新增了社会行为发展部分，其中包含了遭受欺凌情况的调查，因 2016 年数据清理尚未全部完成，因此本文选取了已经清理好的江浙沪地区的数据进行研究，江浙沪地区数据主要包括了上海黄浦区、宝山区、松江区、奉贤区，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南通市通州区，浙江省乐清市和永康市的八个县区的 32 所学校，覆盖了 2540 名初中生。数据库一共包含了学生问卷、家长问卷、班主任问卷、主科目任课教师问卷和校领导问卷，每一条数据对应一个学生，都包含了这五部分问卷的内容。

⁶ 浙江省的数据收集工作于 2014 年开始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徐力副教授主持，本人有幸参加了 2016 年在浙江省的数据收集。

3.1.2 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问卷设计

中国教育追踪调查针对每个入样的学生,都设计了学生问卷、家长问卷、班主任问卷、主科目(语数英)教师问卷和校领导问卷。与本研究相关的部分包括学生问卷中的个人与家庭情况、师生关系、身心健康、社会行为发展、同学关系、学习情况等,家长问卷中的家庭基本情况、亲子关系、与老师的互动等,班主任问卷中的对学生的评价、与学生家长的互动等,校领导问卷中的校园基础设施、校园管理等。

本研究涉及衡量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测量量表是学生问卷中的 D4 题,包含了 11 个小题。其中前八道题目是根据 D.Olweus 儿童欺负问卷(中学版)(Bully/Victim Questionnaire, 简称 OBVQ)设置,该问卷被公认为是最好的测评校园欺凌的测量工具,国外近年来关于校园欺凌问题的一些调查研究也主要是利用该问卷完成。Olweus 欺负问卷主要通过关于朋友、直接受欺负、欺负他人、态度四个方面进行测评,受欺负方面从 Olweus 提出的肢体欺凌、言语欺凌和关系欺凌三个方式进行设置。学生问卷的 D4 题借鉴了 OBVQ 的直接受欺负的测量内容,从肢体、直接的言语、关系三个方式设置,并且根据现在电子通讯设备的普及的情况,另外设置了三道通过网络方式进行欺凌的问题,将时间设定在最近一年中,采用五点量表,将频率分为从来没有,有过一两次,每个月一次,每个月两三次,每周一次及以上。表 3.1 为学生问卷中的 D4 题: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量表。

表 3.1 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量表

	从来没有	有过一两次	每个月一次	每个月两三次	每周一次及以上
被同学推搡或被打、被踢	1	2	3	4	5
被同学孤立、排斥	1	2	3	4	5
有同学骂我或对我说难听的话	1	2	3	4	5
遭到同学的当众嘲笑	1	2	3	4	5
有同学用不好听的外号称呼我	1	2	3	4	5
有同学传播关于我的八卦、小道消息	1	2	3	4	5
有同学威胁、恐吓我,声称要欺负我	1	2	3	4	5
有同学敲诈、勒索,或抢走我的东西	1	2	3	4	5
在手机上收到来自同学的嘲笑或难听的话	1	2	3	4	5
在网上被同学骂、被欺负	1	2	3	4	5
我的隐私、个人信息被同学发布到网上	1	2	3	4	5

3.2 样本特征

2016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共覆盖了2万名初中生,本研究选区的江浙沪地区共有2540名学生,剔除无效样本,有效样本数量为2196个,有效率为86.5%,选取的2196个样本全部为九年级学生。样本的性别分布比较均衡,男生占50.5%,女生占49.5%;民族方面,被调查的这几所学校所在地均没有少数民族聚居,因此汉族同学占了绝大多数占比为98.6%,少数民族的同学仅占1.4%;来自本县(区)的同学占83.1%,来自外县(区)的同学占16.9%;城乡方面,来自农村的同学比城市的同学稍多一些,来自农村的同学占比54.1%,来自城市的同学占比45.9%;是独生子女的同学比非独生子女的同学稍多一些,分别占比56.8%和43.2%;留守方面,父母双方均外出的占比5.4%,父亲外出的占11.5%,母亲外出的占3.4%,父母均未外出的占79.7%。样本特征详见表3.2。

表 3.2 样本的人口统计特征

人口统计特征	类别	频数	频率
性别	男	1110	50.50%
	女	1086	49.50%
民族	汉族	2165	98.60%
	少数民族	31	1.40%
户口登记地	本县(区)	1825	83.10%
	外县(区)	371	16.90%
城乡	农村	1187	54.10%
	城市	1009	45.90%
独生子女	是独生子女	1248	56.80%
	非独生子女	948	43.20%
是否留守	父母均外出	119	5.40%
	父亲外出	252	11.50%
	母亲外出	75	3.40%
	父母均未外出	1750	79.70%

3.3 变量说明

第一,自变量。日常行为理论与生活方式理论告诉我们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会影响其成为受害者的可能性,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则说明中观系统(家庭、学校等)和宏观系统(文化、制度等)会影响个体层面的微观系统,也就说来自家庭、学校以及社会的因素会影响个人的行为方式,由此影响其成为被害的可能性。基于这三项理论,个体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会来自自身、家庭、学校和社会。在前文,本研究已梳理并整理了相关学术界对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详见表1.1);此外,结合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

问卷内容，包含对于学生、家长、班主任和校领导的问卷，对照通过文献梳理出的影响因素，提取问卷中相应的问题作为自变量，主要有性别、户口类型（城乡）、民族、是否独生子女、是否留守、学生的身体健康程度、心理健康程度、不良行为、学习成绩，家庭的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家庭类型、父母关系、家庭经济情况，学校的性质、地理位置、学校氛围、师生关系、班级氛围。此外，根据问卷，除了上述影响因素，本文还提取了在问卷中有涉及但是还未有人研究的，可能会对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产生影响的因素，包括校园周边环境、家校沟通情况、家长会参与程度，共同构成本文的自变量（详见表 3.3）。其中，初中生的心理抑郁程度和不良行为习惯在问卷中采用量表的形式测量，可直接根据得分进行分析，被调查者的学习成绩则根据进行追踪调查所进行的小测验分数进行衡量，学校氛围、班级氛围、师生关系、校园周边环境在问卷中均采用量表的方式测量。

第二，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共有五项，分别为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整体情况、肢体欺凌、言语欺凌、关系欺凌和网络欺凌，各项数值分别为表 3.1《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量表》的对应问题的平均值。

表 3.3 自变量汇总表

维度	具体的影响因素
个体因素	性别；户口类型（城乡）；民族；是否独生子女；是否留守；身体健康程度；心理消极情绪程度；不良行为习惯；学习成绩
家庭因素	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工作类型；家庭类型；亲子关系；父母关系；家庭经济状况
学校因素	学校性质；学校位置；学校氛围；师生关系；班级氛围
社会因素	校园周边环境；家校沟通；家长会参与程度

3.4 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数据分析

下面本文将对数据分别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方差分析、相关分析以及回归分析，而部分数据在进行方差分析时出现了非齐性，因而对于二分变量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3.4.1 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描述性分析

3.4.1.1 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现状的测量

表 3.1《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量表》从肢体欺凌、言语欺凌、关系欺凌和网络欺凌四个方式共十一题进行测量，其中第一个问题与第八个问题为肢体欺凌，第二个问题为关系欺凌，第三、四、五、六、七个问题为言语欺凌，第九、十、十一个问题为关系欺凌（分

类详见图 3.1)。欺凌状况分为从来没有、有过一两次、每个月一次、每个月两三次、每周一次及以上，依次赋值：“从来没有”为 1，“有过一两次”为 2，“每个月一次”为 3，“每个月两三次”为 4，“每周一次及以上”为 5，将每一项的得分相加，再除以对应的项数及为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状况的分数，分数越高则表明遭受的欺凌情况越严重，并对得分进行一个分级：0-1 分为几乎没有；1-2 分存在，但不严重；2-3 分为一般；3-4 分为比较严重；4-5 分为非常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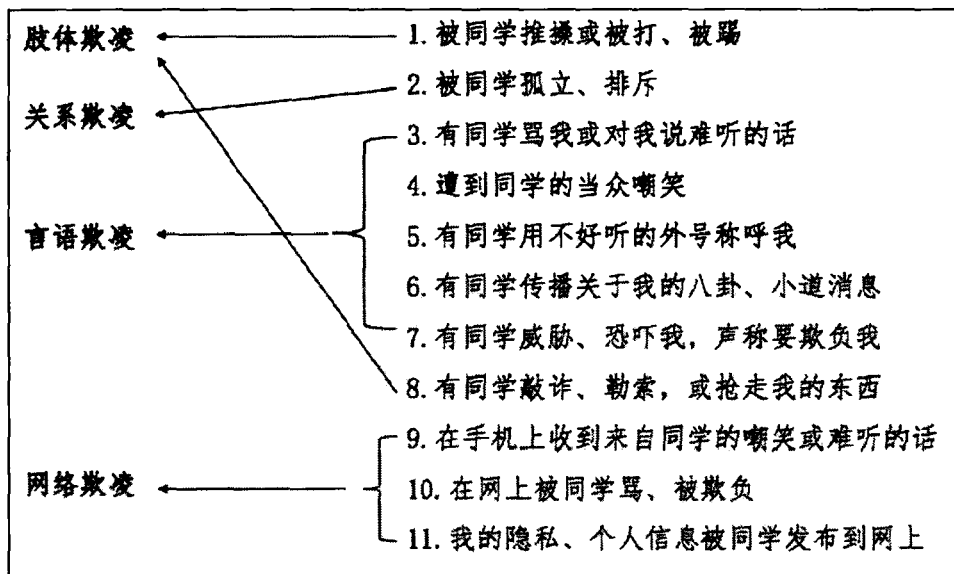


图 3.1 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方式分类

3.4.1.2 初中遭受校园欺凌总体情况

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整体情况比较好，平均值为 1.2444，介于“存在，但不严重”与“一般”之间，且偏向于不太严重，其中欺凌情况最为严重的是关系欺凌，平均值为 1.4822，在初中生之间孤立、排斥同学的现象相较于其他欺凌行为更为严重，其次为言语欺凌和肢体欺凌，最后是网络欺凌，平均值仅为 1.0955，现在大部分初中禁止学生带手机，而初中生们最多的时间是在校园学习，因此上网的时间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因而使用网络进行欺凌的情况可能就会相对少一些。就整体情况来看，得分在“几乎没有”等级的被调查学生占总数的 45.5%，得分在“存在，但不严重”等级的被调查学生占总数的 49.7%，得分在“一般”的被调查学生占总数的 3.6%，得分在“比较严重”等级的被调查学生占总数的 0.8%，得分在“非常严重”等级的被调查学生占总数的 0.4%，超过半数的初中生都曾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校园欺凌，其他类型的校园欺凌情况见表 3.5。

表 3.4 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现状

	平均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率
遭受欺凌的总体情况	1.2444	1	5	0.44564
肢体欺凌	1.1642	1	5	0.47275
言语欺凌	1.3808	1	5	0.61757
关系欺凌	1.4822	1	5	0.87702
网络欺凌	1.0955	1	5	0.38254

表 3.5 不同类型欺凌情况的分布

	几乎没有		存在, 但不严重		一般		比较严重		非常严重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频数	频率
受欺凌的总体情况欺凌	1000	45.5%	1091	49.7%	78	3.6%	18	0.8%	9	0.4%
肢体欺凌	1803	82.1%	325	14.8%	45	2.0%	11	0.5%	4	0.2%
言语欺凌	1058	48.2%	948	43.2%	122	5.6%	45	2.0%	23	1.0%
关系欺凌	1457	66.3%	594	27.0%	45	2.0%	25	1.1%	75	3.4%
网络欺凌	1941	88.4%	220	10.0%	15	0.7%	11	0.5%	9	0.4%

3.4.2 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的独立样本 T 检验

该部分的自变量为二分变量, 在不确定方差是否齐性的情况下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3.4.2.1 个人层面: 性别差异

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现状的性别差异, 从表 3.6 中可以看出, 男生与女生之间存在方差非齐性, 再根据未假定方差齐性的检验结果来看, 对于任意一项欺凌, 显著性水平均为.000 ($p < 0.05$), 因此性别差异对于初中生遭受欺凌的整体情况、肢体欺凌、言语欺凌、关系欺凌、网络欺凌均有显著性影响。从均值上看, 对于任意一项的欺凌现状, 男生的得分均高于女生, 因此在遭受校园欺凌事件上, 男生明显更易遭受欺凌。

与女生相比, 从性格特点上男生本身就活泼好动, 在日常与人交往中可能也会更易产生冲突, 他们可能会采用不友好、不文明甚至暴力的方式去相互斗争或采取报复行为, 因此男生之间发生的欺凌事件相较于女生会更多, 因而男生受到欺凌的情况也会更严重一些。

表 3.6 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性别差异的 T 检验

		Levene 的方差齐性		针对平均值是否相等的 T 测试		
		F	显著性	T	df	显著性 (双尾)
遭受欺凌的	假定方差相等	139.543	.000	9.271	2194	.000
总体情况	假定不方差相等			9.33	1665.102	.000
肢体欺凌	假定方差相等	252.329	.000	9.321	2194	.000
	假定不方差相等			9.392	1498.852	.000
言语欺凌	假定方差相等	142.417	.000	9.235	2194	.000
	假定不方差相等			9.283	1825.326	.000
关系欺凌	假定方差相等	125.513	.000	9.003	2194	.000
	假定不方差相等			9.045	1880.557	.000
网络欺凌	假定方差相等	73.418	.000	4.598	2194	.000
	假定不方差相等			4.629	1604.836	.000

表 3.7 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性别差异的平均值

	遭受欺凌的整体情况	肢体欺凌	言语欺凌	关系欺凌	网络欺凌
男	1.3300	1.2554	1.4989	1.6459	1.1324
女	1.1570	1.0709	1.2600	1.3140	1.0577

3.4.2.2 个人层面：民族差异

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现状的民族差异，主要分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异，从表 3.8 中可以看出，不论是整体情况还是肢体、言语、关系、网络方式的欺凌，显著性均大于 0.05，因此民族差异都没有对其产生影响。

一方面，在样本中少数民族的学生较少仅占据了 1.4%，另一方面，被调查的这几个地区均没有少数民族聚居，在学校里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的同学与汉族同学差别不大，与同学相处不会产生太大差异，因此在江浙沪地区民族差异没有对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产生显著影响。

表 3.8 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民族差异的 T 检验

		Levene 的方差齐性		针对平均值是否相等的 T 测试		
		F	显著性	T	df	显著性 (双尾)
遭受欺凌的	假定方差相等	.304	.581	.16	2194	.873
总体情况	假定不方差相等			.175	31.034	.862
肢体欺凌	假定方差相等	1.597	.206	.608	2194	.543
	假定不方差相等			1.135	33.218	.265
言语欺凌	假定方差相等	.746	.388	.236	2194	.814
	假定不方差相等			.227	30.799	.822
关系欺凌	假定方差相等	1.621	.203	.815	2194	.415
	假定不方差相等			1.075	31.542	.290
网络欺凌	假定方差相等	.16	.689	.139	2194	.890
	假定不方差相等			.248	32.941	.806

3.4.2.3 个人层面：户口所在地差异

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现状的户口所在地的差异，从表 3.9 中各项显著性均大于 0.05，因此是否来自本县（区）不会对初中生遭受欺凌的情况产生影响。

这可能是由于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借读、跟随父母外出读书的情况也逐年增加，初中生之间交往并不主要在意是否本县（区），因而不会出现外县（区）的同学更容易遭受欺凌的情况。

表 3.9 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户口所在地差异的 T 检验

		Levene 的方差齐性		针对平均值是否相等的 T 测试		
		F	显著性	T	df	显著性（双尾）
遭受欺凌的 总体情况	假定方差相等	.02	.887	-1.25	2194	.212
	假定不方差相等			-1.354	578.882	.176
肢体欺凌	假定方差相等	.038	.846	-.493	2194	.622
	假定不方差相等			-.554	605.175	.580
言语欺凌	假定方差相等	.585	.445	-1.654	2194	.098
	假定不方差相等			-1.693	543.852	.091
关系欺凌	假定方差相等	2.137	.144	-1.825	2194	.068
	假定不方差相等			-1.746	509.92	.081
网络欺凌	假定方差相等	1.371	.242	-.681	2194	.496
	假定不方差相等			-.698	543.932	.486

3.4.2.4 个人层面：城乡差异

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现状的城乡差异方面，根据 T 检验分析表，两组数据方差非齐性，且在遭受欺凌的整体情况上以及肢体欺凌、言语欺凌、关系欺凌的显著性小于 0.05，而网络欺凌的显著性大于 0.05，因此城乡差异会对肢体欺凌、言语欺凌、关系欺凌和遭受欺凌的整体情况产生显著影响。从表 3.11 中可以看出，来自农村的学生比来自城市的学生遭受欺凌的得分更高。

从平均值上看，来自农村的学生的得分高于城市，农村的学生更容易遭受到校园欺凌，这可能还与其他因素相关，例如在农村中校园的管理、老师的专业性和家长的关心等可能都不如城市，发现欺凌事件的及时性与处理的完善性可能会存在欠缺，因此更容易发生校园欺凌的事件。此外来自农村的学生在城市求学也可能会遭受到其他同学的排挤与欺凌，关系欺凌的差值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的欺凌。

表 3.10 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城乡差异的 T 检验

		Levene 的方差齐性		针对平均值是否相等的 T 测试		
		F	显著性	T	df	显著性 (双尾)
遭受欺凌的	假定方差相等	5.345	.021	3.052	2194	.002
总体情况	假定方差不相等			3.064	2165.372	.002
肢体欺凌	假定方差相等	14.906	.000	2.416	2194	.016
	假定不方差相等			2.438	2188.935	.015
言语欺凌	假定方差相等	13.186	.000	3.924	2194	.000
	假定不方差相等			3.954	2183.652	.000
关系欺凌	假定方差相等	14.721	.000	4.441	2194	.000
	假定不方差相等			4.476	2184.042	.000
网络欺凌	假定方差相等	4.653	.031	1.381	2194	.167
	假定不方差相等			1.381	2138.312	.167

表 3.11 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城乡差异的平均值

	遭受欺凌的整体情况	肢体欺凌	言语欺凌	关系欺凌	网络欺凌
农村	1.2711	1.1866	1.4283	1.5586	1.1059
城市	1.2130	1.1378	1.3249	1.3925	1.0833

3.4.2.5 个人层面：独生子女差异

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现状的是否为独生子女的差异，从表 3.13 中可以看出，非独生子女的得分均高于独生子女，但仅遭受欺凌的整体情况、言语欺凌和关系欺凌的显著性小于 0.05，是否为独生子女仅对这三项产生显著影响。在肢体欺凌与网络欺凌两方面，是否为独生子女无明显差异，相较于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更容易受到言语欺凌和关系欺凌。

非独生子女获得家长的关注会比独生子女少一些，他们要和其他兄弟姐妹共同分享父母的关心，一定程度的肢体欺凌会直接对受害者的身体造成伤害，因而言语欺凌和关系欺凌相比较于肢体欺凌不容易被发现，因而发生的言语欺凌与关系欺凌可能在独生子女家庭更易被父母察觉，从而有效地处理与预防，在独生子女身上发生的欺凌就会相对少一些。

表 3.12 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是否为独生子女差异的 T 检验

		Levene 的方差齐性		针对平均值是否相等的 T 测试		
		F	显著性	T	df	显著性 (双尾)
遭受欺凌的	假定方差相等	.855	.355	-2.404	2194	.016
总体情况	假定不方差相等			-2.437	2128.368	.015
肢体欺凌	假定方差相等	.016	.899	-.125	2194	.900
	假定不方差相等			-.127	2139.084	.899
言语欺凌	假定方差相等	6.746	.009	-3.709	2194	.000
	假定不方差相等			-3.694	2006.728	.000
关系欺凌	假定方差相等	7.331	.007	-3.637	2194	.000
	假定不方差相等			-3.609	1976.335	.000
网络欺凌	假定方差相等	2.611	.106	-1.106	2194	.269
	假定不方差相等			-1.122	2130.462	.262

表 3.13 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是否为独生子女的平均值

	遭受欺凌的整体情况	肢体欺凌	言语欺凌	关系欺凌	网络欺凌
是独生子女	1.2245	1.1631	1.3383	1.4231	1.0876
非独生子女	1.2706	1.1656	1.4367	1.5601	1.1058

3.4.3 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方差分析

该部分将因变量为分类变量形式且类别为二项以上的变量进行方差分析，探究各变量对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

3.4.3.1 个人层面：留守的差异

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现状的是否留守的差异，对此本文将留守情况分为父母双方均外出、父亲外出、母亲外出、父母均未外出四种情况，根据方差同质性检验，这几项之间存在方差非齐性。再根据 Tamhane’s T2 的两两比较，遭受欺凌的总体情况、言语欺凌、关系欺凌、网络欺凌四类不同的留守情况之间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而肢体欺凌中父亲外出与母亲外出出现了显著性。表 3.14 给出了遭受欺凌的总体情况的 Tamhane’s T2 表。

由此可见，是否留守对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的状况会不会存在明显的影响，根据统计留守的学生中仅有 20% 的学生为留守，并且江浙沪这几个地区的并不是留守情况严重的地区，由此在浙江沪地区留守不一定会对学生遭受校园欺凌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在其中的肢体欺凌方面的得分，父亲外出为 1.2242，母亲外出为 1.9033，父亲是否外出对于遭受肢体欺凌的还是存在一定影响，这也是可能由于父亲作为力量型代表，父亲不在身边的学生在身体保护与心理安全上都存在一定缺失。

表 3.14 是否留守的方差同质性检验

	Levene 统计资料	df1	df2	显著性
遭受欺凌的总体情况	3.865	3	2192	.009
肢体欺凌	5.825	3	2192	.001
言语欺凌	3.761	3	2192	.010
关系欺凌	4.454	3	2192	.004
网络欺凌	5.519	3	2192	.001

表 3.15 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遭受欺凌总体情况的是否留守的 Tamhane's T2 比较

(I) 留守情况	(J) 留守情况	平均差异 (I-J)	标准错误	显著性
父母双方外出	父亲外出	.03228	.05891	.995
	母亲外出	.14072	.05841	.098
	父母均未外出	.11017	.05117	.183
父亲外出	父母双方外出	-.03228	.05891	.995
	母亲外出	.10844	.04317	.074
	父母均未外出	.0779	.03270	.102
母亲外出	父母双方外出	-.14072	.05841	.098
	父亲外出	-.10844	.04317	.074
	父母均未外出	-.03055	.03180	.917
父母均未外出	父母双方外出	-.11017	.05117	.183
	父亲外出	-.0779	.03270	.102
	母亲外出	.03055	.03180	.917

3.4.3.2 家庭层面：家庭类型的差异

关于家庭类型，本研究将其分为三类，原生家庭为父母均为亲生父母的，单亲家庭为父母双方离婚，仅跟一方生活的，重组家庭为亲生父母离婚，与孩子共同生活的一方又结婚了。根据方差同质性检验，遭受欺凌的总体情况为方差齐性，其余为非齐性。根据方差分析表以及事后多重比较，家庭类型不会对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产生显著影响。

表 3.16 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家校类型差异的方差分析表

		平方和	df	平均值平方	F	显著性
遭受欺凌的 总体情况	群组之间	.466	2	.233	1.173	.310
	在群组内	435.459	2193	.199		
	总计	435.925	2195			
肢体欺凌	群组之间	0.376	2	.188	.841	.432
	在群组内	490.194	2193	.224		
	总计	490.57	2195			
言语欺凌	群组之间	.837	2	.418	1.097	.334
	在群组内	836.312	2193	.381		
	总计	837.149	2195			
关系欺凌	群组之间	1.332	2	.666	.866	.421
	在群组内	1686.975	2193	.769		
	总计	1688.307	2195			
网络欺凌	群组之间	.160	2	.080	.547	.578
	在群组内	321.044	2193	.146		
	总计	321.204	2195			

3.4.3.3 家庭层面：父亲职业的差异

问卷中将父母的职业类型一共分为 13 类，根据方差同质性检验显示方差为非齐性，因此再基于 Tamhane's T2 表，各项之间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由此，父亲的职业类型不是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显著因素。

表 3.17 父亲职业的方差同质性检验

	Levene 统计资料	df1	df2	显著性
遭受欺凌的总体情况	3.904	13	2134	.000
肢体欺凌	4.878	13	2134	.000
言语欺凌	3.376	13	2134	.000
关系欺凌	4.367	13	2134	.000
网络欺凌	5.625	13	2134	.000

3.4.3.4 家庭层面：母亲职业的差异

对于母亲职业，经过方差同质性检验也为方差非齐性，由此再根据 Tamhane's T2 表的两两比较，在遭受欺凌的总体情况以及网络欺凌上，母亲职业为科学家、工程师与大学教师的分别与普通工人，农民、牧民、渔民，个体工商户，无业四种情况存在显著差异，言语欺凌则是科学家、工程师、大学教师与普通工人，农民、牧民、渔民，无业存在显著差异。下表给出了这几类职业的得分，从均值来看，母亲职业为科学家、工程师、大学教师等专业技术人员的学生遭受的校园欺凌情况的得分明显低于上述提到的几类。母亲对于孩子往往更能起到关心与沟通的作用，普通工人、第一产业从业者、个体工商户等的教育程度一般来说不高，科学家、工程师、大学教师的需要较高的文化程度，而往往因此对于孩子的教育关心的能力也会更高一些，能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表 3.18 母亲职业的方差同质性检验

	Levene 统计资料	df1	df2	显著性
遭受欺凌的总体情况	2.231	13	2128	.007
肢体欺凌	3.493	13	2128	.000
言语欺凌	1.868	13	2128	.029
关系欺凌	3.25	13	2128	.000
网络欺凌	4.453	13	2128	.000

表 3.19 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母亲部分职业类型的平均值

	遭受欺凌的 整体情况	肢体欺凌	言语欺凌	关系欺凌	网络欺凌
科学家,工程师,大学教师等专业技术人员	1.0606	1.0417	1.1167	1.1667	1.0000
普通工人(如搬运工,生产线工人等)	1.2824	1.1877	1.4225	1.5616	1.1315
农民,牧民,渔民	1.3644	1.3150	1.5575	1.6535	1.1417
个体工商户(如开小店,摆摊,做小生意等)	1.2442	1.1689	1.3802	1.5067	1.1055
退休,无业,失业,下岗,操持家务	1.2585	1.1530	1.4142	1.5196	1.0973

3.4.3.5 家庭层面：父亲的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程度从从未受过教育到研究生一共分为 9 类，方差同质性检验显示方差非齐性，由此再根据 Tamhane's T2 表的两两比较，与其他分组出现显著性差异最多的是小学，在各种不同类型的欺凌方式上，小学分别与除没受过任何教育之外的其他分组分别出现了显著性差异。从平均值可以看出，没受任何教育和小学程度的组别的得分都要高于其他，而样本中没受任何教育的数量较少只有 8 个，因而可能不能明显检出显著性。

表 3.20 父亲受教育程度的方差同质性检验

	Levene 统计资料	df1	df2	显著性
遭受欺凌的总体情况	6.455	8	2136	.000
肢体欺凌	6.598	8	2136	.000
言语欺凌	5.891	8	2136	.000
关系欺凌	5.543	8	2136	.000
网络欺凌	13.366	8	2136	.000

表 3.21 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父亲受教育程度的平均值

	遭受欺凌的 整体情况	肢体欺凌	言语欺凌	关系欺凌	网络欺凌
没受过任何教育	1.6023	1.1875	1.7000	1.8750	1.6667
小学	1.3518	1.2387	1.5351	1.6757	1.1622
初中	1.2733	1.1887	1.4244	1.5700	1.1135
中专/技校	1.1714	1.0821	1.2756	1.3333	1.0746
职业高中	1.2745	1.1750	1.4400	1.4700	1.0900
普通高中	1.1887	1.1318	1.3032	1.3863	1.0554
大学专科	1.2013	1.1288	1.3116	1.3562	1.0615
大学本科	1.1769	1.1405	1.2778	1.3081	1.0541
研究生及以上	1.1434	1.0962	1.2231	1.3462	1.0256

3.4.3.6 家庭层面：母亲的受教育程度

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根据方差同质性检验为非齐性，再根据 Tamhane's T2 的两两比较显示，其结果与父亲的受教育程度类似，但是两两之间的存在显著性的情况要少于父亲，同样小学的出现与其他组有显著差异的数量最多，且网络欺凌中各组不存在显著差异。与前文的母亲职业类型相对应，从事普通工人（搬运工、流水线工人）、第一产业以及个体工商户（摆摊、开小店）的教育水平往往不需要特别的知识能力，而大学老师、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在父母那个年代往往需要大学专科及以上，而在 Tamhane's T2 表中，与小学产生显著差异的也几乎均为专科及以上。由此，父母较低的教育水平往往不能在孩子的教育、学校生活关心上起到足够的作用，因而在这方面对孩子的保护会有一些的减弱。

表 3.22 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方差同质性检验

	Levene 统计资料	df1	df2	显著性
遭受欺凌的总体情况	5.098	8	2134	.000
肢体欺凌	8.700	8	2134	.000
言语欺凌	5.717	8	2134	.000
关系欺凌	6.980	8	2134	.000
网络欺凌	6.422	8	2134	.000

表 3.23 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母亲受教育程度的平均值

	遭受欺凌的 整体情况	肢体欺凌	言语欺凌	关系欺凌	网络欺凌
没受过任何教育	1.4269	1.3696	1.5652	1.7826	1.2899
小学	1.3163	1.2453	1.4898	1.6943	1.1220
初中	1.2706	1.1814	1.4209	1.5393	1.1109
中专/技校	1.1672	1.0744	1.2690	1.3214	1.0675
职业高中	1.2716	1.1548	1.4262	1.5119	1.1151
普通高中	1.2260	1.1420	1.3514	1.4321	1.0905
大学专科	1.1728	1.1116	1.2793	1.2975	1.0482
大学本科	1.1689	1.1257	1.2568	1.2951	1.0565
研究生及以上	1.1061	1.0000	1.2000	1.3333	1.0556

3.4.3.7 学校层面：学校性质的差异

从学校性质上将学校分为了公立学校、普通民办学校和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根据方差同质性检验，遭受欺凌的总体情况和关系欺凌方差齐性，而肢体欺凌、言语欺凌和网络欺凌存在方差非齐性。由此再对应地根据多重比较，在总体情况与关系欺凌上，公立学校分别与普通民办与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出现显著差异，普通民办与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不存在差异；言语欺凌上，仅有公立学校与普通民办学校存在显著差异；肢体欺凌与网络欺凌不存

在显著差异。从平均值来看，来自公立学校的学生的得分要明显低一些，来自普通民办学校和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遭受的校园欺凌要严重一些。

表 3.24 学校性质的方差同质性检验

	Levene 统计资料	df1	df2	显著性
遭受欺凌的总体情况	2.691	2	2172	.068
肢体欺凌	10.349	2	2172	.000
言语欺凌	3.352	2	2172	.035
关系欺凌	.739	2	2172	.478
网络欺凌	18.114	2	2172	.000

表 3.25 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学校性质的平均值

	整体情况	肢体欺凌	言语欺凌	关系欺凌	网络欺凌
公立学校	1.2352	1.1550	1.3663	1.4622	1.0917
普通民办学校	1.3223	1.2483	1.5343	1.6573	1.0816
民办打工子弟学校	1.4432	1.3125	1.6167	1.8542	1.3056

3.4.3.8 学校层面：学校地理位置的差异

学校的地理位置分别分为中心城区、边缘城区、城乡结合部、农村，根据方差同质性检验，这几项均存在方差非齐性。根据 Tamhane's T2 表，肢体欺凌与网络欺凌中，各组别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其他类型中，农村与其他组别的显著性差异比较明显。从平均值来看，农村学校的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情况看也比其他学校要严重。

表 3.26 学校地理位置的方差同质性检验

	Levene 统计资料	df1	df2	显著性
遭受欺凌的总体情况	6.653	4	2170	.000
肢体欺凌	6.163	4	2170	.000
言语欺凌	6.686	4	2170	.000
关系欺凌	2.955	4	2170	.019
网络欺凌	12.97	4	2170	.000

表 3.27 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学校地理位置的平均值

	整体情况	肢体欺凌	言语欺凌	关系欺凌	网络欺凌
市/县城的中心城区	1.226	1.1561	1.3463	1.4297	1.0839
市/县城的边缘城区	1.1935	1.1278	1.3249	1.4333	1.0496
市/县区的城乡结合部	1.2235	1.1667	1.3169	1.4098	1.1293
市/县城区以外的镇	1.2801	1.176	1.4385	1.5604	1.1173
农村	1.3618	1.2474	1.5602	1.6582	1.1548

3.4.3.9 社会层面：家长参与程度

家校沟通通过家长会的参与程度来体现，分别有：开过，参加了；开过，没有参加；

还没开,准备参加;还没开,也不准备参加四种。根据方差同质性检验,存在方差非齐性。根据 Tamhane's T2 表,肢体欺凌与网络欺凌中各组别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而遭受欺凌的总体情况、言语欺凌和关系欺凌中,开过并参加过家长会的与开过但未参加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从平均值可以看出,开过家长中,参加了的组别的得分要低于没有参加的组别,而家长会的参与能让父母和老师有一个好的沟通,而没有参加的父母对孩子在校的了解可能相对会少一些。

表 3.28 家长会参与程度的方差同质性检验

	Levene 统计资料	df1	df2	显著性
遭受欺凌的总体情况	8.186	3	2159	.000
肢体欺凌	10.867	3	2159	.000
言语欺凌	10.609	3	2159	.000
关系欺凌	3.807	3	2159	.010
网络欺凌	7.758	3	2159	.000

表 3.29 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家长会参与程度的平均值

	整体情况	肢体欺凌	言语欺凌	关系欺凌	网络欺凌
还没开,也不准备参加	1.5310	1.4659	1.7591	1.8864	1.2273
还没开,准备参加	1.2457	1.1509	1.4010	1.5228	1.0809
开过,没有参加	1.3699	1.1875	1.6028	1.7917	1.1713
开过,参加了	1.2301	1.1592	1.3514	1.4409	1.0949

3.4.4 Spearman 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可以用来检验所要检验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的关系,以及分析存在何种方向的相关关系与相关程度。当显著性水平 p 小于 0.05 时,则表明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通过相关系数 r ,我们可以确定所检验的变量之间的存在的相关关系的方向与程度:根据相关系数是否大于 0,可以判定两个变量之间存在正相关或负相关;根据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可以判断相关性的水平,当绝对值越大,则表明所检验的变量存在相关程度越强。在本研究所要检验的影响因素中,根据变量的性质,学生身体健康程度、心理抑郁程度、不良行为、学习成绩、亲子关系、父母关系、家庭经济状况、学校氛围、师生关系、班级氛围以及家校沟通频率属于顺序变量或等级变量,需要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

根据表 3.30,学生的身体健康程度、学习成绩、父母关系、亲子关系、师生关系、班级氛围会对五项欺凌产生负相关,心理消极情绪程度和不良行为会对这五项欺凌产生正相关,而学校周边环境和家校沟通频率会单独对肢体欺凌产生相关,家庭经济条件会对遭受欺凌的总体情况、肢体欺凌、言语欺凌和关系欺凌产生负相关。

表 3.30 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的相关分析

遭受欺凌的总 体情况	遭受欺凌的总 体情况	肢体欺凌	言语欺凌	关系欺凌	网络欺凌	身体健康程度	心理消极程度	不良行为	学习成绩	父母关系	亲子关系	家庭经济条件	学校氛围	师生关系	班级氛围	学校周边环境	
r	1																
Sig.																	
r	.594**																
Sig.	0.000																
r	.969**	.506**															
Sig.	0.000	0.000															
r	.779**	.510**	.785**														
Sig.	0.000	0.000	0.000														
r	.507**	.411**	.451**	.425**													
Sig.	0.000	0.000	0.000	0.000													
r	-.168**	-.109**	-.155**	-.167**	-.093**												
Sig.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r	.308**	.187**	.304**	.251**	.207**	-.277**											
Sig.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r	.460**	.293**	.445**	.402**	.242**	-.190**	.386**										
Sig.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r	-.088**	-.099**	-.075**	-.098**	-.072**	0.029	-0.025	-.106**									
Sig.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175	0.251	0.000									
r	-.086**	-.043**	-.077**	-.071**	-.071**	.131**	-.097**	-.093**	.054*								
Sig.	0.000	0.045	0.000	0.001	0.001	0.000	0.000	0.000	0.012								
r	-.149**	-.118**	-.134**	-.126**	-.113**	.214**	-.193**	-.214**	.087**	.246**							
Sig.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r	-.107**	-.087**	-.103**	-.122**	-.04	.112**	-.090**	-.081**	.106**	.159**	.122**						
Sig.	0.000	0.000	0.000	0.000	0.058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r	0.011	-0.007	0.01	0.03	0.014	0.012	-0.012	0.090**	-0.037	-0.014	-0.014	-.058**					
Sig.	0.597	0.74	0.64	0.166	0.514	0.562	0.576	0.000	0.088	0.52	0.527	0.006					
r	-.185**	-.136**	-.168**	-.157**	-.122**	.174**	-.227**	-.330**	.144**	.116**	.299**	.062**	-.092**				
Sig.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4	0.000				
r	-.166**	-.177**	-.154**	-.178**	-.123**	.203**	-.179**	-.175**	.069**	.049**	.180**	.063**	-.112**	.291**			
Sig.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23	0.000	0.003	0.000	0.000			
r	-0.028	-.057**	-0.022	-0.007	-0.03	-0.021	-0.017	0.019	-0.033	-0.03	-0.048**	-.051**	.475**	-.096**	-.106**		
Sig.	0.189	0.009	0.313	0.757	0.164	0.321	0.436	0.385	0.129	0.16	0.027	0.018	0.000	0.000	0.000		
r	0.032	.054*	0.029	0.021	0.017	-0.007	0.019	-0.007	.117**	0.012	0.02	.107**	-.105**	.108**	-.063**	-.075**	
Sig.	0.194	0.011	0.175	0.328	0.433	0.738	0.371	0.74	0.000	0.561	0.355	0.000	0.000	0.000	0.003	0.001	

** 相关性在 0.01 上显著 (双尾)。

* 相关性在 0.05 上显著 (双尾)。

3.4.5 回归分析

根据前文的分析，总结相关有显著影响的自变量，纳入各类欺凌的回归分析中的自变量如下表。其中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类型未纳入，考虑到它们之间各个类别的差异并不大，且具有比较强的自相关性，与家庭经济条件也会存在一定关系，因此不将这几项进入回归分析。而学校性质与地理位置上，性质为公立学校以及位于农村的学校都会与其他类型产生显著差异，因此在这里设置虚拟变量，学校性质为公立学校的为 1，非公立学校为 0，学校位于农村的为 1，不位于农村的为 0。

表 3.31 进入回归的自变量

	遭受欺凌的总体情况	肢体欺凌	言语欺凌	关系欺凌	网络欺凌
个人	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身体健康程度；心理消极情绪程度；不良行为；学习成绩	性别；身体健康程度；心理消极情绪程度；不良行为；学习成绩	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身体健康程度；心理消极情绪程度；不良行为；学习成绩	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身体健康程度；心理消极情绪程度；不良行为；学习成绩	性别；身体健康程度；心理消极情绪程度；不良行为；学习成绩
家庭	家庭经济条件；父母关系；亲子关系	家庭经济条件；父母关系；亲子关系	家庭经济条件；父母关系；亲子关系	家庭经济条件；父母关系；亲子关系	父母关系；亲子关系
学校	师生关系；班级氛围；公立学校；位于农村	师生关系；班级氛围；	师生关系；班级氛围；公立学校；位于农村	师生关系；班级氛围；公立学校；位于农村	师生关系；班级氛围；
社会	家长会参与程度	学校周边环境、家校沟通频率	家长会参与程度	家长会参与程度	

在进入回归之前，我们还需考虑正态性问题、异方差问题、自相关问题与多重共线性问题。首先，通过前文的分析，进入回归分析的自变量与因变量都是存在相关关系的。通过标准化残差直方图和标准化残差散点图，这五项回归模型都基本满足正态分布和同方差性要求。关于自相关，使用 DW 系数来检验，遭受欺凌的总体情况、肢体欺凌、言语欺凌、关系欺凌和网络欺凌的 DW 系数分别为 1.899, 1.913, 1.945, 1.945, 1.849，接近于 2，说明回归模型基本不存在自相关。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根据以下结果显示，每一项回归的容差都大于 0.1，VIF 都小于 10，可以判断基本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由此，基本实现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要求。以下才采用多元线性回归中的“逐步回归”进行分析，且假设每一项受欺凌的情况的方程为： $y=b_0+b_1x_1+b_2x_2+\dots+b_kx_k$ ， b_0 为常数项， x_i 为进入回归模型

的自变量, b_i 为该自变量的弹性系数值。

3.4.5.1 遭受欺凌的总体情况

从遭受校园欺凌的总体情况的回归结果来看, 调整 R 方值为 0.229, F 值为 104.783, 且最后进入回归方程的自变量为不良行为、心理消极情绪程度、性别、班级氛围、家庭经济条件和学校位于农村。根据下表, 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可写为: $y=1.226+0.025x_1+0.01x_2-0.134x_3-0.064x_4-0.068x_5+0.115x_6$, 其中 x_1 代表不良行为, x_2 代表心理消极情绪程度, x_3 代表性别, x_4 代表班级氛围, x_5 家庭经济条件, x_6 代表学校位于农村。观察各项的标准系数, 其中影响程度位于前三位的是不良行为、心理消极情绪程度和性别, 标准系数分别为 0.265、0.192、-0.153。

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总体情况上, 平时有不良行为、心理消极情绪程度较高、性别为男性、所在班级氛围较差、家庭经济条件较差以及位于所在学校位于农村的学生所遭受的校园欺凌程度更严重。

表 3.32 遭受欺凌的总体情况的回归系数及其统计显著性检验

	B	标准误差	标准系数	t	Sig.	容差	VIF
(常数)	1.226	.080		15.325	.000		
不良行为	.025	.002	.265	12.591	.000	.830	1.205
心理消极情绪程度	.010	.001	.192	9.198	.000	.843	1.186
性别	-.134	.017	-.153	-7.765	.000	.954	1.048
班级氛围	-.064	.011	-.116	-5.888	.000	.941	1.062
家庭经济条件	-.068	.017	-.077	-3.962	.000	.982	1.018
农村	.115	.030	.075	3.882	.000	.995	1.005

3.4.5.2 遭受肢体欺凌

从遭受肢体欺凌情况的回归结果来看, 调整 R 方值为 0.132, F 值为 54.398, 且最后进入回归方程的自变量为不良行为、性别、班级氛围、心理消极情绪程度、学校周边环境、家庭经济条件。根据下表, 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可写为: $y=1.37+0.018x_1-0.147x_2-0.074x_3+0.006x_4-0.025x_5-0.041x_6$, 其中 x_1 代表不良行为, x_2 代表性别, x_3 代表班级氛围, x_4 代表心理消极情绪程度, x_5 学校周边环境, x_6 代表家庭经济条件。对于遭受肢体欺凌, 影响最明显的分别是不良行为、性别和班级氛围, 它们的标准系数分别为 0.191、-0.159、-0.127。

相比较于遭受欺凌的总体情况, 农村未进入回归, 而学校周边环境则对其有影响。针

对肢体欺凌的特点，它需要的是明显的肢体上的冲突，因而如果学校的周边环境越差，可能就会提供肢体欺凌的场所且无人管理。

表 3.33 遭受肢体欺凌的回归系数及其统计显著性检验

	B	标准误差	标准系数	t	Sig.	容差	VIF
(常数)	1.370	.092		14.875	.000		
不良行为	.018	.002	.191	8.573	.000	.829	1.207
性别	-.147	.019	-.159	-7.678	.000	.954	1.048
班级氛围	-.074	.012	-.127	-6.058	.000	.930	1.075
心理消极情绪程度	.006	.001	.101	4.575	.000	.841	1.189
学校周边环境	-.025	.010	-.052	-2.522	.012	.985	1.016
家庭经济条件	-.041	.019	-.044	-2.161	.031	.986	1.014

3.4.5.3 遭受言语欺凌

从遭受言语欺凌情况的回归结果来看，调整 R 方值为 0.233，F 值为 80.204，且最后进入回归方程的自变量为不良行为、心理消极情绪程度、性别、班级氛围、农村、家庭经济条件、公立学校、身体健康程度。根据下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可写为： $y = 1.459 + 0.034x_1 + 0.015x_2 - 0.191x_3 - 0.076x_4 + 0.206x_5 - 0.075x_6 - 0.091x_7 - 0.03x_8$ ，其中 x_1 代表不良行为， x_2 代表心理消极情绪程度， x_3 代表性别， x_4 代表班级氛围， x_5 学校位于农村， x_6 代表家庭经济条件， x_7 学校为公立学校， x_8 代表身体健康程度。对于遭受言语欺凌，影响最明显的分别是不良行为、心理消极情绪程度和性别，它们的标准系数分别为 0.26、0.19、-0.155。

在遭受言语欺凌层面，相比较于总体情况，增加了学校性质为公立学校和身体健康程度的影响，言语欺凌相对肢体欺凌更容易发生，从回归结果上看非公立学校的学生更可能遭受到言语欺凌，身体健康程度较差的同学也更容易遭到其他同学的取笑或欺凌。

表 3.34 遭受言语欺凌的回归系数及其统计显著性检验

	B	标准误差	标准系数	t	Sig.	容差	VIF
(常数)	1.459	0.131		11.107	.000		
不良行为	.034	.003	.260	12.266	.000	.815	1.227
心理消极情绪程度	.015	.002	.190	8.907	.000	.807	1.240
性别	-.191	.024	-.155	-7.869	.000	.944	1.060
班级氛围	-.076	.015	-.098	-4.920	.000	.923	1.084
农村	.206	.042	.095	4.918	.000	.980	1.020
家庭经济条件	-.075	.024	-.060	-3.098	.002	.973	1.027
公立学校	-.091	.042	-.042	-2.159	.031	.971	1.030
身体健康程度	-.030	.014	-.042	-2.060	.039	.877	1.140

3.4.5.4 遭受关系欺凌

从遭受关系欺凌情况的回归结果来看,调整 R 方值为 0.188, F 值为 61.554,且最后进入回归方程的自变量为不良行为、心理消极情绪程度、性别、班级氛围、家庭经济条件、农村、身体健康程度、是否为独生子女。根据下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可写为: $y=1.693+0.042x_1+0.016x_2-0.279x_3-0.105x_4-0.112x_5+0.207x_6-0.069x_7+0.073x_8$,其中 x_1 代表不良行为, x_2 代表心理消极情绪程度, x_3 代表性别, x_4 代表班级氛围, x_5 学校位于家庭经济条件, x_6 代表学校位于农村, x_7 代表身体健康程度, x_8 代表独生子女。对于遭受言语欺凌,影响最明显的分别是不良行为、心理消极情绪程度和性别,它们的标准系数分别为 0.226、0.15、-0.158。

相比较于总体情况,身体健康程度和是否为独生子女进入了回归方程,一方面,身体较不健康的同学在与他人交往和游戏中可能要比健康的同学要弱一些,因此其他同学可能不愿意和身体健康程度较差的同学一起玩,从而产生了关系上的孤立或排挤。另一方面,是否是独生子女仅仅在关系欺凌上产生显著影响,不是独生子女的同学比是独生子女的同学更易受到关系上的欺凌。

表 3.35 遭受关系欺凌的回归系数及其统计显著性检验

	B	标准误差	标准系数	t	Sig.	容差	VIF
(常数)	1.693	.189		8.946	.000		
不良行为	.042	.004	.226	10.292	.000	.804	1.244
心理消极情绪程度	.016	.002	.150	6.806	.000	.804	1.244
性别	-.279	.036	-.158	-7.745	.000	.932	1.072
班级氛围	-.105	.023	-.095	-4.629	.000	.922	1.084
家庭经济条件	-.112	.036	-.062	-3.123	.002	.971	1.030
农村	.207	.061	.067	3.372	.001	.988	1.012
身体健康程度	-.069	.021	-.069	-3.298	.001	.877	1.141
是否为独生子女	.073	.036	.041	2.022	.043	.958	1.044

3.4.5.5 遭受网络欺凌

从遭受网络欺凌情况的回归结果来看,调整 R 方值为 0.092, F 值为 55.607,且最后进入回归方程的自变量为不良行为、心理消极情绪程度、班级氛围、性别。根据下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可写为: $y=0.895+0.015x_1+0.005x_2-0.033x_3-0.042x_4$,其中 x_1 代表不良行为, x_2 代表心理消极情绪程度, x_3 代表班级氛围, x_4 代表性别。对于遭受网络欺凌,影响最明显的分别是不良行为、心理消极情绪程度和班级氛围,它们的标准系数分别为 0.202、

0.12、-0.058。

网络欺凌的回归方程的调整 R 方只有 0.092，一方面遭受过网络欺凌的同学仅占总量的不到 12%，欺凌状况比较轻微，另一方面，在我国大部分初中是禁止携带手机的，因此对于学习为主的初中生接触的网络的时间实际上并不会很多，因此遭受到利用网络而进行欺凌的情况不多，鉴于这些条件，该方程的解释力由此会相对弱一些。对于遭受网络欺凌，进入回归分析的自变量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欺凌就少一些，而最后进入回归方程的自变量也与前文的其他类型欺凌的共有自变量相近，对于网络欺凌，可能在初中生之间还并不是非常明显。

表 3.36 遭受网络欺凌的回归系数及其统计显著性检验

	B	标准误差	标准系数	t	Sig.	容差	VIF
(常数)	.895	.052		17.059	.000		
不良行为	.015	.002	.202	8.944	.000	.829	1.206
心理消极情绪程度	.005	.001	.120	5.382	.000	.847	1.181
班级氛围	-.033	.010	-.072	-3.397	.001	.944	1.060
性别	-.042	.015	-.058	-2.734	.006	.956	1.046

3.4.6 小结

经过以上的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江浙沪地区的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情况较为明显，且以关系欺凌和直接的言语欺凌为主，有半数以上的同学在调查的一年之中都曾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欺凌，遭受过言语欺凌和关系欺凌的频率分别为 51.8%和 33.7%，遭受过肢体欺凌和网络欺凌的情况则稍微较好分别为 17.9%和 11.6%。肢体欺凌是相对更容易发现的欺凌方式，对于网络欺凌则由于初中生上网时间较少也因此较轻，由此直接的言语欺凌和关系欺凌是被采用的最多的方法，要减少校园欺凌，老师和家长也要加强对这两方面的情况的关注。

第二，个人因素对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有明显的影响。个人因素对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是最主要且最明显的，从进入回归方程的自变量来看，个人不良行为、性别、心理消极情绪程度往往都排在方程的前几位，尤其是个人不良行为是在各类型的欺凌中都占据了第一位。问卷中个人不良行为包括了骂人、打架、欺负他人、逃课、考试作弊等等，具有这些不良行为的学生也有可能是欺凌的实施者，更易与其他同学发生冲突，也就更易受到其他同学的欺凌报复。男生所受到的校园欺凌更严重，由于性格特点，男生比女生本就更好动，对于矛盾问题也有可能自己用不文明的方式的解决。心理消极情绪越严重的同学也更

有可能遭受到欺凌,这些消极的情绪可能来自于学业、家庭或学校等各个方面,而受到欺凌也自然可能会影响到个人情绪,因此家长老师要关注学生的心理情绪的变化。身体健康程度额外地进入了关系欺凌和言语欺凌的回归方程中,身体健康程度较弱的同学往往会遭受到其他同学的取笑,较弱的身体会影响课余游戏的体验,因此这类同学也难以加入到其他同学的共同课余游戏中而受到排挤,因此相对于其他欺凌类型,身体健康程度对这两类的欺凌有更明显的作用。学习成绩未进入任何一个回归方程,说明了学习成绩不是对遭受欺凌的主要影响因素,但也可能由于该测量的方式是利用问卷附带的小测验的得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区分同学的学习能力,但对于平时排名以及长期的学习情况无法做出准确的评估。

第三,家庭因素会对学生遭受校园欺凌产生影响。在使用的三类自变量中,仅有家庭经济条件会对各类型欺凌产生影响。家庭条件越差的同学越容易受到欺凌,相对来说家庭条件较差的社会地位也会相对较低,而学生可能和其他同学相比会自卑一些,当他们受到欺凌时的反抗能力以及家庭的解决能力也会弱一些,因此家庭条件较差的同学更容易成为欺凌的目标。对于家庭关系,国内的文献还未有将家庭关系纳入定量分析的研究中,而根据国外的一些文献,家庭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在校园欺凌方面保护孩子,就本文的回归结果来看,父母关系和亲子关系都未进入回归方程,一方面可能由于家庭关系表现在孩子身上不如家庭经济条件明显,而欺凌者往往会选择比较弱勢的群体实行欺凌行为,另一方面,国内的父母对于孩子的关注往往更可能偏于学习方面,对于与同学交往的关心会少一些,由此家庭关系对学生的遭受欺凌的影响并不明显。但是,家庭依然是孩子重要的保护,父母除了关心孩子的学习情况,也要多多关注他们的在校情况和与同学之间的交往情况。

第四,学校因素会对学生遭受校园欺凌产生影响。班级氛围是一项明显的影响因素,良好的班级氛围会减少遭受校园欺凌的程度,受到良好的氛围的影响,学生们的行为偏差会小一些,此外校园欺凌往往是发生在认识的同学之间,因而良好的班级氛围会减少欺凌的发生从而减少遭受欺凌的情况。来自学校位于农村的学生所遭受的欺凌也更严重一些,整体上来说,农村学校的整体环境与教育水平可能都不如非农村学校,对于校园欺凌的认识也相对较弱一些,因而在农村的学校也更容易发生欺凌,此外,言语欺凌的回归方程中进入了公立学校,但未进入农村,可能由于在言语欺凌这个最严重也是最容易的欺凌类型来说,在欺凌发生时,农村与非农村的学生首先都会采取言语的方式。师生关系未进入到任何一个回归方程中,个人层面良好的师生关系不会影响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情况,而整

体学生与老师之间良好的关系更能反映在班级氛围上，并且老师应该做到一视同仁，不能与个别同学有区别于其他同学更好的关系。

第五，社会因素不会对遭受校园欺凌产生明显的影响。在遭受欺凌的总体情况、言语欺凌和关系欺凌中，使用了家长会的参与程度，肢体欺凌方面使用了学校周边环境和家校沟通频率，结果表明家长和学校之间的交流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一方面老师与家长的沟通实际上并不多，例如家长会一个学期仅一二次，并且主要交流的是学习问题，而对于校园欺凌方面，往往是发生了比较严重欺凌情况，老师与家长之间才会进行沟通，因此家长和老师的交流还不会对遭受校园欺凌产生明显影响。对于肢体欺凌，学校周边环境进入了回归方程，较差的周边环境会增加肢体欺凌的情况。

综上，个人层面的因素是遭受校园欺凌影响程度最高的因素，而家庭经济条件、公立学校、农村、班级氛围等因素都会对其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于更易受到欺凌的学生来说，要对具有不良行为的、男性、心情压抑、身体健康程度较差、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沟通，而位于农村的以及非公立的学校也要更加注重校园欺凌的防控，同时家长和老师都应加强与孩子关于人际交往上的沟通，以及时发现欺凌的情况，尤其是言语欺凌和关系欺凌不具有明显表现性的欺凌类型。

4 国外校园欺凌预防与治理的经验借鉴

上文分析了我国校园欺凌的现状以及影响因素,鉴于我国对于校园欺凌的关注与行动还在开头阶段,本章梳理国外对于预防与治理校园欺凌的情况以对我国提出经验借鉴。

4.1 美国——立法先行,依法规制

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恶劣的校园欺凌事件频频发生,社会各界对校园欺凌的关注也由此升温,为应对校园欺凌的发生率和严重性都不断增加的情况,自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各级政府开始采取行动。2005年起,美国教育部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开始统计校园欺凌发生率,201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的遭受校园欺凌的发生率已从近十年的28%下降至20.8%,初中阶段最为严重(6-8年级),其中以六年级学生的情况最为严重达到了31%,遭受欺凌的发生率随着年级的增加呈下降趋势。根据不同类型的欺凌,言语欺凌的发生率最高,有13%的学生被取笑、辱骂,12%的学生遭到了谣言传播,此外,网络欺凌的发生率为10%,肢体欺凌与关系欺凌的发生率大约在5%⁷。美国校园欺凌的发生率出现大幅下降,也说明了近些年来美国各界为防止校园欺凌所付出的努力得到了一定的回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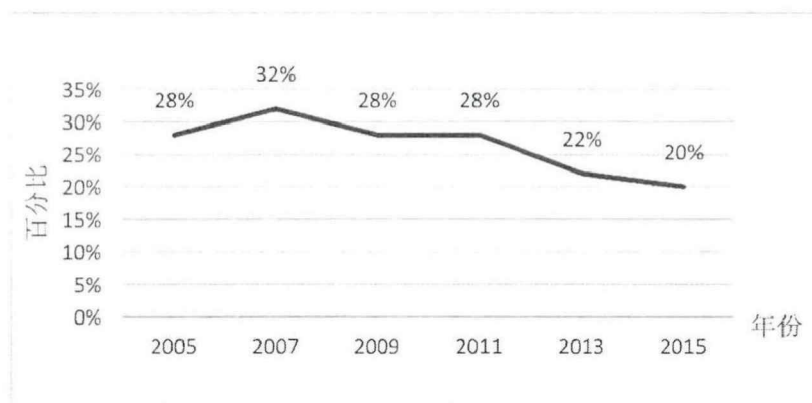


图 4.1 美国近十年校园欺凌发生率⁸

4.1.1 政府——严格法律政策的制定者

在应对校园欺凌方面,美国政府起着指导的作用,联邦和州政府均出台了相关法律、

⁷ Student Reports of Bullying: Results From the 2015 School Crime Supplement to the 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R].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2016-12.

⁸ Trends in Bullying at School Among Students Ages 12 to 18[R].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2016-7-28

政策以及行动指南。1994年，克林顿总统签署了《2000目标：美国教育法案》，其中第七个目标要求到2000年，美国的任一所学校将不受暴力侵扰，同年《1994年学校安全法案》、《安全、无毒品的学校和社区法案》、《学校禁枪法》等保障校园安全的法案相继出台，2001年布什总统签署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杨益琴，2010），要求各州对“危险学校”作出判断与说明，以让学生知晓，并要求各学区详细统计校园欺凌与暴力事件并向公众公示。此外，美国教育部还制定并颁布了相关的可操作性强的安全计划，如2000年的《保护我们的孩子：行动指南》，具体地指导学校进行安全计划的制定。2011年美国校园欺凌的发生率开始下降，这也离不开自2010年起教育部的高度重视并对于打击校园欺凌作出的诸多努力。

美国联邦政府尚无统一的关于反校园欺凌的法律，而从21世纪初各个州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灵活、实用、较为完善的政策或法律，目前仅有北马里亚纳群岛只有相关政策，德克萨斯州、密苏里州等9个州仅出台了相关法律，新泽西、纽约、加利福尼亚等46个州及群岛法律与政策并行。在2010年12月，美国教育部门评估了各州的反校园欺凌法律，并确定了11个共同的关键部分，包括立法目的、适用范围、对欺凌的界定、易受欺凌的群体的特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政策的构成、对区域政策的定期审查、与学生、家长和教职工的沟通、培训教育、数据监测与收集、其他法律⁹，以及包括了对校园欺凌的惩罚与救济形式。此外，各个州也对各学校进行反校园欺凌的专项拨款，并明确规定款项只能用于提升校园安全相关方面。

除了将反校园欺凌上升到法律层面，美国的反校园欺凌还具有严查严惩的特点。降低了对校园欺凌标准的认定，将欺凌行为从最初的仅限身体伤害到现在的言语上的欺凌、网络攻击、精神上的伤害等等。加强刑事惩罚，针对后果严重且有前科的未成年施暴者，可按成人标准追责与量刑，针对群体性的校园欺凌也采用“共犯连带”。父母连带责任，对于因欺凌行为而被送至法院的未成年的父母也要进入司法程序，针对情形对父母进行训导或其他处理（钱文杰，2015）。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政府官方专门设立了反校园欺凌的网站，各类研究机构与公益组织也参与其中，对学生、家长、学校和社区都提供了反校园欺凌的指导，以帮助学生远离校园欺凌。由此可见，美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反校园欺凌，并形成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为学校、社区等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导与支撑，以大范围严惩的态势预防并惩治校园欺凌。

⁹ Stopbullying.gov. Laws&Policies. <https://www.stopbullying.gov/laws/index.html> [EB/OL].2017-2-26

4.1.2 学校——依法规制的行动主体

校园欺凌发生在校园，因此学校在反校园欺凌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起着主导作用。各项反欺凌法案中对学校在反欺凌中承担的职责进行了规定，学校要落实好法律法规的具体要求。

与法律政策的衔接（陈荣鹏，方海涛，2015）。一方面，针对联邦、州政府的法律与政策，学校对应地作出校园规定，例如在惩治方面，除法律政策规定的处罚外，学校根据事态的严重程度作出不同的惩治。另一方面，学校要向政府报告相关的校园欺凌动态，接受政府的监督。

在组织制度上，成立校园安全小组（马焕灵，杨婕，2016）。校园安全小组由学校领导、老师、学校其他职员以及学生家长组成，对校园欺凌起到预防、评估、识别、处理等职责；选任具有反欺凌经验的反欺凌专家，对校园安全小组的工作进行领导，并在欺凌事件处理中作为代表。以此形成针对反校园欺凌的专项小组，提供人力力量。

进行风险评估（何树彬，2012）。对于每一个学生、家长以及学校老师和职员，在发现身边有潜在的欺凌风险或异常情况时有义务将情况报告给学校，以方便老师或校园安全小组等其他负责组织对其进行分析实现预警，并对学生给予帮助与指导。

对学生与学校员工进行培训与教育。学校的所有员工，包括清洁工、宿管、校车司机等都要接受关于反校园欺凌的培训，包括对校园欺凌的预防、识别、治理等方面¹⁰，一方面提高学生对校园欺凌的认识，另一方面提升学校员工对于校园欺凌的意识性与敏感度，以帮助减少校园欺凌并提高处理效率。

严格的校园安保措施。美国的大多数学校与警察局合作，建立了校园警察制度，配备通过专门训练的校警。在一定程度上，校园警察制度对校园欺凌可以起到预防与及时制止的作用。

除了针对反校园欺凌的具体措施，要在尽可能在源头上预防校园欺凌，良好的校园环境非常重要，因此美国各中学重视学生的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安全法制教育等，例如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完善课程设计融于各方面教育，提供具有高参与度、高实践性的教学活动，以创建一个安全且有支持性的校园环境。

¹⁰ Stopbullying.gov. How to Prevent Bullying. <https://www.stopbullying.gov/prevention/index.html>[EB/OL].2018-2-26

4.1.3 家庭与社会——参与与协助的支持力量

家庭是每个孩子的避风港,对于防止校园欺凌的发生与事后的处理,家庭对此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法律明确的“父母连带责任”能够促进父母对孩子的关心与正确教导。除家庭内部的交流沟通,为应对父母因工作繁忙而缺少了足够的家庭教育的情况,美国开发了家校合作机制,以家庭联合体(Family and School Together)¹¹为基础,建立支持系统帮助系统内的家庭,同时各个家庭之间也能互帮互助、互相学习,以促进家长对孩子生活学习的了解,增强孩子与父母之间的情感交流,以此减少孩子遭受校园欺凌,保障孩子的健康成长。

社区服务也能对校园欺凌的预防起到帮助。美国的欺凌预防培训中心给予了社区相关课程与行动工具的指导,帮助社区负责人评估并执行相关社区活动,以防止欺凌行为的发生,社区要协调整合预防工作、提供欺凌预防和应对方面的培训、组织相关社区活动、主动与孩子进行关于欺凌方面的交流¹²,社区行动可以联合多方面的力量预防欺凌的发生,对遭受到欺凌的学生提供帮助。

针对遭受校园欺凌的学生,美国的社会救助也涉及多方面。线上的救助包括了911和当地危机中心,这些中心提供24小时的咨询和心理健康转诊服务。线下的救助,可以寻找当地的咨询顾问和心理健康服务,也可联系学校的老师、校领导,如果学校没有妥善处理,可以向国家教育部及其民权办公室反映¹³。

4.1.4 小结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针对校园欺凌的预防与治理是以政府为指导,立法先行,学校为主体,家庭与社会协同的体系,以严格的法律标准、预防与惩治的全面覆盖为特征,依照法律进行规制。

政府层面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体系与指导性的行动指南,对学区、学校、家庭等提出了要求,且其以大范围、从严要求为特征的法律政策震慑、惩治相关实施欺凌的主体。学校是校园欺凌预防与治理的主导主体,依据政府的要求,制定与之衔接的学校预防与惩治措施,以校园安全小组为主开展针对反校园欺凌的活动,实施风险评估、开展培训教育、提

¹¹ Lynn McDonald, Heather E. Frey. Family and school together: Building relationship[R].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Justice, Office of Juvenile Justice and Delinquency Prevention, 1999.

¹² Stopbullying.gov. Bullying Prevention and Response Training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Online Program. <https://www.stopbullying.gov/sites/default/files/2017-09/training-module-2016.pdf>[EB/OL]. 2018-2-26

¹³ Stopbullying.gov. Get help now. <https://www.stopbullying.gov/get-help-now/index.html>[EB/OL]. 2018-2-26

供救助服务等等。家庭则承担着与孩子细致的交流，了解孩子的学习生活状态，家长的关注能够防止欺凌事件的恶化，家长与学校开展合作能够帮助家长对孩子的进一步了解，并能够及时得知发生的欺凌事件及其详细情况。社区服务则能够在学校家庭之外作出补充，提供社区层面的欺凌预防与处理指导，通过社区活动与交流了解孩子的状况，构造良好的社区氛围，帮助孩子的健康成长。除了对于向身边的人寻求帮助，在美国还有其他的社会救助来帮助受害者以及潜在的受害者。

由此，从上至下，从国家与地方的法律层面到学生身边的具体层面，美国形成了比较详尽的校园欺凌预防与治理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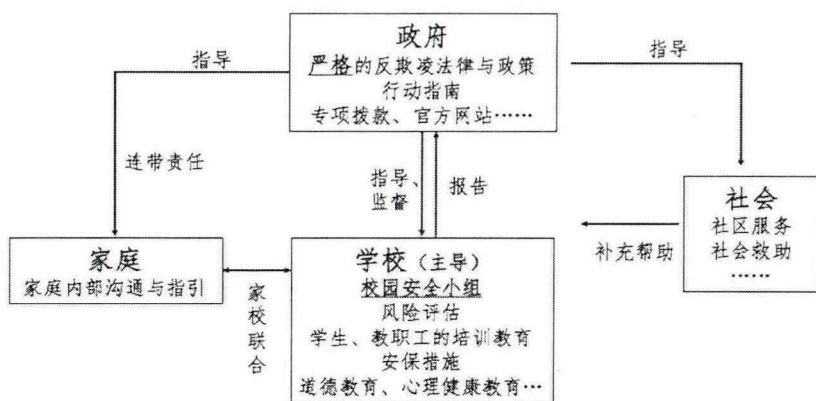


图 4.2 美国校园欺凌的预防与治理模式

4.2 挪威——以学校为主导实行各色校园欺凌预防项目

校园欺凌研究的开山鼻祖 Dan Olweus 来自挪威，而挪威也是世界上最早对校园欺凌关注并研究的国家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开展的针对 11、13、15 岁的学生的“学龄儿童健康行为”调查 (Health Behaviour in School-aged Children) 显示，2001/2002 年度，在挪威有 11.7% 的男生和 9.9% 的女生遭受了校园欺凌，而到了 2013/2014 年度，分别下降至 6.4% 与 5.9% 左右¹⁴。2014/2015 年度在所有的开展调查的 42 个欧洲的国家 and 地区，从小到大，挪威的学生遭受欺凌率排在第 12 位，欺凌发生率程度比较轻微。2002 年，挪威总理、各地区反校园欺凌联盟、全国教师协会、家长协会等共同公开发表了《反欺凌宣言》，结成全国性的反欺凌联盟，向校园欺凌宣战¹⁵。而作为最早开始研究校园欺凌的国家之一，虽

¹⁴ Jo Inchley, et al. Growing up unequal: gender and socioeconomic differences in young people's health and well-being. Health Behavior in School-aged Children (HBSC) Study: International Report from the 2013/14 Survey[R]. WHO Regional Office for Europe. 2006.

¹⁵ 澎湃新闻. 各国放校园欺凌: 挪威“零容忍” 英国要家长签约. <http://news.163.com/17/0320/10/CFVCBC5B000187VE.html>[EB/OL].2017-3-20

然挪威没有详细的关于反校园欺凌的法律政策，但其在学校为主体的反校园欺凌项目做得非常出色，尤其是以“奥维斯校园欺凌预防计划”和“零容忍方案”为代表。同时，挪威也在尽快出台相关法律，2017年2月挪威公布了关于校园欺凌的新法案，将责任落实到市镇府、学校及每一位工作人员身上。

4.2.1 奥维斯校园欺凌预防计划

1983年挪威北部的三名未成年男生因遭受到其他同学的欺凌而自杀，该国教育部发起了全国性的反对校园欺凌运动，在此背景下，Dan Olweus受国家教育部的资助和委托，设计研发了“奥维斯校园欺凌预防计划”（Olweus Bullying Prevention Program, OBPP），该项目也是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校园欺凌预防计划，经过35年的研究与实行，OBPP已被证明可以有效防止并减少校园欺凌。

“OBPP”计划旨在减少已发生的欺凌事件的影响、预防可能发生的欺凌以及改善学生之间的同学伙伴关系，项目的主要中心在于学校的领导以及教职工，而且当一所学校要进行该项目时，需要对学校的老师进行长达一年半的培训。根据项目的四个核心维度，每个维度都有各自明确的任务，详见表4.1。

表 4.1 奥维斯校园欺凌预防计划的核心组成部分¹⁶

学校层面	教师层面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建立一个欺凌预防协调委员会 • 对委员会和教职工进行培训 • 执行 Olweus 欺凌问卷的调查 • 举行工作人员小组讨论会议 • 引入学校反欺凌规章 • 审查并完善学校的监督体系 • 让父母参与进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指导并监督学生的活动 • 当发生欺凌事件时，确保所有工作人员进行当场干预 • 与参与欺凌的学生谈话 • 与有关学生的家长谈话 • 为参与欺凌的学生制定个人干预计划
班级层面	社区层面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发布并执行全校反欺凌规章 • 定期举行班级会议 • 举行家长会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让社区成员参与欺凌预防协调委员会 • 与社区成员建立伙伴关系，以支持学校计划 • 帮助传播反欺凌信息

在学校层面，要建立一个相对专业的欺凌预防协调委员会，并对委员会与教职工进行反欺凌培训，委员会的成员除了学校的教职工还要有学生家长和社区代表，基于这个委员

¹⁶ The Olweus Bullying Prevention Program. Core Components of the Olweus Bullying Prevention Program. http://www.violencepreventionworks.org/public/olweus_scope.page [EB/OL]. 2018-2-28

会开展相关学校层面的活动,包括举行教职工的讨论会、制定反欺凌规章、吸引学生家长也共同参与。教师层面,则主要负责具体到学生个人的活动与欺凌事件,监督学生活动以预防欺凌事件的发生,当欺凌事件发生时能够及时制止,且与学生及其家长谈话做到合理善后。在班级层面,主要做到预防的作用,定期举行班级会议以及家长会,加强学生之间、学生与家长之间的沟通交流,与家长沟建立相对密切的合作,进一步了解学生状态,同时提高学生与家长对校园欺凌的认识与了解。社区层面,社区能起到辅助的作用,参与进学校的反欺凌活动支持学校计划,并帮助学校宣传等等。

总的来说,“OBPP”项目有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多方合作,明确责任,以学校为中心,侧重校领导、教师、家长等成年人,学校、家长和社区共同合作,每一位成员都有明确的职责;第二,学校有专门的组织并制定专门的规章制度,以预防、处理、惩戒、善后相关欺凌事件,能够快速有效且有章可循地处理;第三,日常化的反欺凌活动,不论是教职工还是学生、家长,都需要不时开展会议,实时了解校园与学生状态,将反欺凌的工作融入到学校日常工作中。

4.2.2 零容忍方案

“零容忍方案”是由斯塔万大学研究设计,项目组会给予实施该项目的学校指导以及对教师的培训,它强调要增强教师对学生的支持以及权威领导,以提高班级凝聚力,从而预防欺凌的发生。在该项目的情况下,学校也要成立反校园欺凌委员会,包括校领导、教师、学生以及家长,并且在项目实施中着重于教师的作用。该方案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即欺凌预防和干预。

首先,在欺凌预防阶段。在学校层面,学校欺凌委员会成员以及教职工根据方案的标准识别并纠正学生的偏差行为;建立匿名的校园欺凌报告系统,鼓励学生报告身边存在以及潜在的欺凌行为;增加校园监控,使整个校园覆盖于监控之下,做到观察无死角;开设反校园欺凌的相关课程,帮助学生矫正自我行为,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在教师层面,最重要的是强化教师权威,从而增强团体或班级的凝聚力,增加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在授课时,运用多种形式与学校探讨交流校园欺凌问题,也要定期召开关于欺凌问题的班会,引导学生对校园欺凌形成正确且坚决的态度。

其次,在欺凌干预阶段。当发生校园欺凌事件时,学校会立即召开相关会议并进入干预程序。对于遭受欺凌的学生,会有专门的心理辅导教师进行抚慰,并教授如何应对校园

欺凌。对于实施欺凌的学生，教师会和他们分别进行谈话，并根据规定给予处分，在此过程中学生家长也要参与进来。最后，教师视情况安排欺凌事件中的双方及其家长，形成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如果受欺凌的学生受到了严重的创伤，还有会有其他的心理学工作者的介入，以最大程度减少对受害者的影响（李锋，史东芳，2015）。

4.2.3 小结

相比于美国，挪威没有专门关于校园欺凌的法律或政策，它对于校园欺凌的预防与治理主要在于科研机构研究设计的反欺凌项目，由此形成了“政府作为支持、学校作为主体、全民共同行动”的模式，不管是奥维斯的校园欺凌预防计划还是零容忍项目经过实践都被证明了是有效的，实施这些项目的学校的校园欺凌发生率均有所下降。

由此根据挪威的反校园欺凌行动我们可以得出它具有的几项特征：第一，社会机构完成项目开发，由学校自主选择要采用的项目，学校能够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适合在本校开展的项目，并且开发的机构会给予学校指导；第二，学校作为主体根据项目开展反欺凌行动，成立反校园欺凌委员会、制定反欺凌规章，扩大对校园的监控，注重教师的作用，作为欺凌事件的首要负责人，教师要强化自身权威并根据项目要求提高预防以及处理校园欺凌的能力，将反校园欺凌的工作日常化、制度化；第三，分工合作，多方参与，职责明确，学校在进行反校园欺凌相关行动时，同时也与社区与家长进行合作，让家长也充分参与反欺凌行动中，让社区作为支持力量扩大行动影响。第四，更加注重预防，校园欺凌预防项目并不是制裁方法，它所采取的措施更注重如何预防校园欺凌，通过形成制度化的行动，用教育、交流、沟通的方式提高教师、学生和家长的意识，减少欺凌的发生，为学生提供安全的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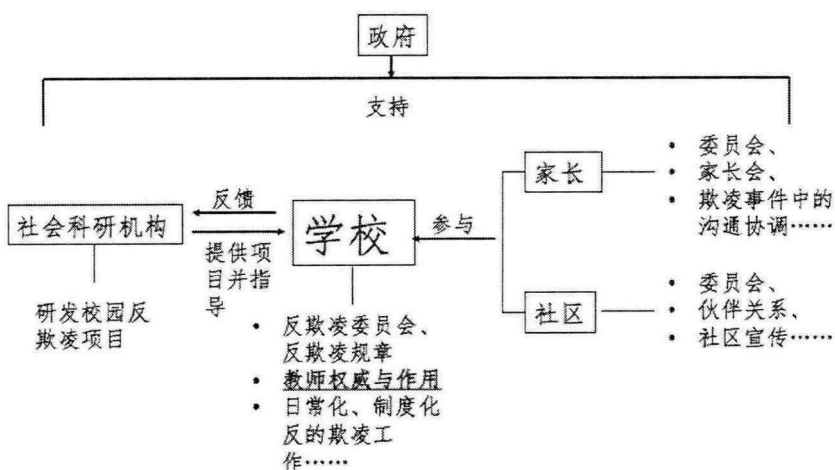


图 4.3 挪威校园欺凌预防与治理模式

4.3 日本——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主体共治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校园欺凌成为日本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 根据日本 2015 年的《儿童和青少年白皮书》, 有半数的小学生在半年之内遭受过校园欺凌, 而自调查的 2007 年到 2013 年之间, 只有 13% 的学生从未受过校园欺凌, 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 (相当于教育部) 的统计, 近几年确认且上报的校园欺凌事件的数量呈上升的状态。对于日本的校园欺凌现象, 有学者认为与日本“忍”的文化、稳定且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集团主义有关, 也有人认为与日本二战后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变化、过度的应试教育有关。为应对层出不穷的校园欺凌, 日本官方高度重视并且做出了许多努力, 虽然可能还未取得明显的成效, 但也值得我们借鉴。

表 4.2 2006-2008 日本校园欺凌发生情况¹⁷

	调查的学校数量 (所)	上报发生过校园欺凌的学校数量 (所)	上报的校园欺凌总数 (件)
2006	40,315	22,159	124,898
2007	40,038	18,759	101,097
2008	40,285	16,107	84,648
2009	39,942	15,126	72,778
2010	39,520	16,335	77,630
2011	39,183	14,895	70,231
2012	38,846	22,273	198,109
2013	38,634	20,004	185,803
2014	38,285	21,643	188,072
2015	37,960	23,528	224,540

4.3.1 政府主导

在日本的反校园欺凌行动中, 政府起到了主要的作用。在国家层面,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 日本文部科学省几次发布关于加强反校园欺凌的建议与通知, 直到 2013 年日本各政党联合提出了《校园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 并于第 183 次国会上审议通过, 且于 2013 年 9 月 28 日开始实施, 该法案包括了欺凌的基本含义与理念、各级地方政府和各单位的责任义务、校园欺凌防止的基本方针、实施对策、相关措施、重大事态应对规定等 (向广宇, 闻志强, 2017), 日本第一部针对反校园欺凌的法案为反校园欺凌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 与之配套的还有《刑法》、《少年法》、《学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 以便系统地

¹⁷ 平成 27 年度「児童生徒の問題行動等生徒指導上の諸問題に関する調査」(速報値) について[R]. 文部科学省初等中等教育局児童生徒課, 2015-10-27.

处理校园欺凌问题。同时,日本还设立用于反校园欺凌的专项资金,且预算不断增加,2016年用于校园欺凌预防与治理的拨款预算为57亿日本(约合人民币3.4亿元),较2015年提升16%¹⁸,这些资金用于预防、发现、处理校园欺凌的一系列相关行动。

在地方政府层面,首先,日本的地方政府也需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防止方针,形成多层立法模式,形成地方的关于防止校园欺凌的基本方针,例如东京制定并推出了《东京都校园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条例》、《东京都推进校园欺凌防止对策的基本方针》以及《东京都教育委员会校园欺凌综合对策的概要》,进一步明确了各单位的责任以及对校园欺凌预防、发现、处理等具体措施。第二,根据法律,地方政府综合各部门可以成立反校园欺凌的对策联络协议会、反校园欺凌对策委员会以及其他附属机关,各机构承担相应的角色任务。此外,除了反欺凌的专门协会,日本政府还设置了建立咨询机制,各级教育机关设置了24小时欺凌求助咨询热线,法务机关设置了“儿童人权110”,同时各地方政府还设置了“青少年咨询窗口”(刘雅梦,2015)、教育咨询机构等,以便为遭受欺凌的学生与家长及时求助。第三,日本对于校园欺凌状况的统计也十分重视,统计工作主要由文部科学省主持推进,各级地方政府进行分级落实并逐级汇总上报,自1985年开始日本政府每年会进行一次关于校园欺凌的统计并发布调查报告,同时采用上级抽查、社会监督、各方建议(任海涛,闻志强,2016)等方法保证并不断提升数据的真实和有效性。

4.3.2 多元主体共治

日本应对校园欺凌时,不只是仅依靠政府的力量,学校、家庭、社区、社会组织等都参与了进来,形成政府力量为主导、其他力量为辅的多元主体共治的形式。

在学校内部层面,学校主要依据政府要求并进行配合,第一,日本的学校必须成立反校园欺凌的组织,并且根据国家级方针和地方的防治措施制定学校的具体防止办法。第二,学校要进一步开展道德教育,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与人际交往能力,结合课堂教学以及社会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以此来预防校园欺凌。第三,学校要定期开展匿名的问卷调查和师生间的教育咨询活动,以实时了解校园欺凌的状况,据统计在2015年发现上报的校园欺凌事件中有51.4%是由问卷调查发现的。第四,为了实现早发现早处理,要在教师中开展关于校园欺凌的研讨会和专题研修活动,提高教师发现和處理校园欺凌事件的能力,要善于发现可疑迹象,增强校园内的信息收集与共享。

¹⁸ 田辉.日本多管齐下治理校园欺凌[N].光明日报,2017-4-5(15)

对于家庭与社区来说，不仅仅是要在各自范围内通过与孩子的互动以及社区活动等给予孩子关心与正确的引导，形成以学校为主的多方合作尤为重要。学校向社会公布该校的防治措施与方针，取得家长的理解与合作；学校与社区向家长开展相关校园欺凌以及保护孩子健康成长的培训，提高家长的教育能力；通过家校联合会、联络委员会等强化学校、家庭和社区之间的沟通与信息共享，促进三方合力应对校园欺凌；在发现校园欺凌事件进行处理时，也要通知家长参与进来共同解决。此外，学校要通过外部建立三方协调机制，推动外部其他领域的专家形成第三方协调机制（丁顺英，2017），利用律师、心理医生、社工等形成应对校园欺凌的支援，从而提高处理的效率、质量与公平性。同时，新闻媒体等社会力量也会进行反校园欺凌的宣传，以支持各方反欺凌工作。

4.3.3 小结

为应对校园欺凌，日本基本形成了“政府为主，其他主体共同协作”的模式。日本政府形成了以《校园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案》为主的反欺凌法律体系，以中央政府为中心的多级立法模式，各级地方政府根据自身情况再制定相关的政策方针，这些法律体系规定了反欺凌的具体措施以及各方责任。日本政府还承担了对校园欺凌的统计工作，以中央政府为核心，各级地方政府执行统计，地方政府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设立相关反校园欺凌的机构与咨询求助机制。此外，日本政府还设立了专门的反校园欺凌预算拨款，为反校园欺凌的一系列工作提供资金支持。在政府的主导下，其他主体要履行好各自的责任，并实现多方合作形成多元共治。在除政府之外的其他主体中，学校也是起最重要的作用，在校内形成反欺凌的组织与规章制度，加强学生的道德教育，加强教师关于反欺凌的培训，实现与家长、社区的沟通合作。由此，政府、学校、家庭、社区、社会力量等形成反校园欺凌的多元联动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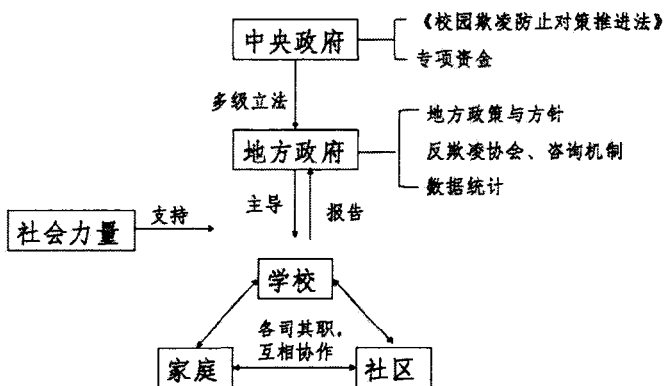


图 4.4 日本预防与治理校园欺凌

4.4 国外校园欺凌预防与治理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

通过对美国、挪威、日本三个国家应对校园欺凌的措施的梳理,可以看出,虽然三个国家的侧重点以及行动主体略有不同,但是他们还是具有几项明显的相同点,这也是应对校园欺凌强有力的保障和措施,同时在我国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4.4.1 完善的政策支持

各国对于校园欺凌的关注大约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美国联邦政府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推出关于校园安全的法案,虽然至今在联邦政府层面还没有统一的针对反校园欺凌的法案,但是联邦政府也指导并要求各州加强校园欺凌的应对,至今美国所有州政府都已出台了关于校园欺凌的专门法律或政策。同样地,日本也在几年前推出了全国性的关于反校园欺凌的专门法律,各级地方政府也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该地的措施及方针政策,这些法律与其他的相关法律共同构成反校园欺凌的法律体系。

无论是美国各州的反校园欺凌法律还是日本的《校园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等,他们都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并且严格规定了政府、学校的具体职责以及必要实施措施和具体的应对措施。与政策相配套的,他们还设置了针对反校园欺凌的专项预算拨款,为一系列反校园欺凌行动提供资金支持。我国关于反校园欺凌的一类的法律尚未健全且正在逐步完善,因此在最近已有的基础上仍有很大的空间逐步推进完善,可形成国家法律的基础上各级地方政府再根据各地实情进一步形成地方性法规、规章等。

4.4.2 预防与治理并重

要根治校园欺凌,相对来说预防比惩戒更为重要,但是鉴于当今校园欺凌的发生仍然较高,惩戒治理也相当重要。因此这三个国家在应对的措施上对预防与治理校园欺凌的发生都做了非常多的功夫。无论是日本美国反欺凌的法律规定还是挪威的反欺凌项目中所要求的各个主体单位的行动,都十分重视预防校园欺凌,包括校园安全小组、风险评估、加强对学生教职工的教育、道德教育、社区服务等。一方面加强对学生关于反欺凌的教育以及道德教育,旨在端正学生的价值与行为,以此在长期上减少他们的偏差行为,另一方面,加强教职工、家长以及相关人员对欺凌的认识与应对能力,提前发现可疑迹象并及早干预。同时,在各项预防的措施下,对于已发生的欺凌事件的处理,日本和美国的政策以及挪威

的反欺凌项目也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与要求,从而能够及时且有效地解决问题,也能够阻止下一次欺凌的发生。

目前我国应对校园欺凌仍处于偏重治理的状态,对于预防的意识性也须待加强。从根本上来说,预防才是解决校园欺凌的最终办法,美国、挪威和日本都对预防校园欺凌作出了详细的要求与规定,校园安全小组、道德教育等在我国都是同样可以开展试行的。

4.4.3 注重数据统计工作

在应对校园欺凌工作中,数据的统计与收集也十分重要,数据不仅能直观的告诉我们当前校园欺凌的发生情况,而且还能够检验实施的政策与措施的有效程度。美国教育部国家教育统计中心自2005年起每两年开展一次数据统计,挪威则是一直参与了欧洲的“学龄儿童健康行为”调查,其中包含了学生遭受欺凌、实施暴力以及其他行为的情况,日本则是要求各地将校园欺凌事件逐级上报,每年都会形成一个针对校园欺凌的统计报告。挪威在使用反校园欺凌项目时,也会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定期对学校的欺凌情况作出统计。美国与日本都用法律要求了校园欺凌的数据的收集与统计工作,并且上报的数据会有上级的抽查与外部的监督,而社会各界也能够对数据的统计工作提出建议,从学校到地方政府再到国家教育部,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数据收集与统计体系。我国虽地域辽阔、人口较多,但是校园欺凌的统计工作主要从学校出发,操作上的难度不会很高,重点在于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因此我国在开展校园欺凌的数据统计工作时不仅要注重可操作性与时效性,也要强化确保真实性的操作。

4.4.4 多元联动共治的预防与治理模式

三个国家的对于校园欺凌的预防与治理模式各有侧重点,美国立法先行,以各州政府为指导,以学校为主体展开行动,挪威则是以政府支持下的学校主导型,日本是以政府主导,以学校为中心的其他主体为辅助力量,但是他们都不是以单个主体在行动,都是形成了政府、学校、家庭、社区以及其他社会力量的多元共治模式。政府往往在大方针上起到指导或主导的作用,利用法律政策以及专业的官方机构对其他主体提出要求以及给予指导和帮助。学校则是作为预防与治理校园欺凌的第一手力量,对于落实具体政策、实行具体措施以及管理等方面起到最直接的作用。家庭不仅在要在家庭内部加强与孩子的沟通交流,给予正确的引导,也要参与进学校的行动中,例如学校相关委员会以及处理欺凌事件的过

程中,也能够保证学生和家长的权益。对于社区来说,一方面与学校进行合作,支持学校的反欺凌工作,另一方面在课余时间在社区内部能够给予学生有益的活动和相关教育。此外,其他社会力量在反校园欺凌也有所作为,例如挪威的反校园欺凌项目是由科研机构研发并给予指导,而社会媒体能够起到监督与信息传达的作用,各界专业人士也能为政府与学校的具体行为提供专业的建议与公平的第三方意见。由此,政府、学校、家庭、社区和社会力量充分运用各自得力量,形成联动的多元共治的预防与处理校园欺凌模式,减少校园欺凌的发生,为学生提供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这样的多元联动共治的模式能够发挥学生自身以及他们身边的各种力量,同样地,在我国不管是学生自身、家长、学校以及政府与社会力量都有对清除校园欺凌的责任与愿望,因此多元联动共治模式在我国也有较强的可行性。在下一章节将借鉴这三个国家的经验做法,结合我国情况,进一步详细地提出对策建议。

5 校园欺凌预防与治理的对策建议

对于校园欺凌的研究的时间并不长,在我国大约是在 21 世纪初才渐渐吸引社会各界的关注,但是中学生是国家未来的重要力量,为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校园环境,是他们能在校园健康成长与学习的重要保障,因此加强反校园欺凌的工作,有效预防并治理校园欺凌刻不容缓。在校园欺凌的预防与治理中都离不开政府、学校、家庭、社会等多方主体,各个主体各司其职、合同协作,形成多元共治的模式,由此本文从各个主体层面,根据上文的实证检验与国外经验,对我国的预防与治理校园欺凌提出对策建议。

5.1 政府——主导与保障

在校园欺凌的预防与治理上,政府应该起到首要的组织者起到主导推进的作用,以及给予各方主体实行具体对策时要起到保障的作用,才能实现校园欺凌预防与治理的有效进行。

5.1.1 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

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一直在不断完善与发展中,但是目前关于预防与治理校园欺凌的法律体系还尚未完善。目前与校园欺凌相关的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有《教育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刑法》、《民法》等与之相关的条文,2016 年与 2017 年教育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与《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为校园欺凌的预防与治理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指导,但是我国还没有关于反校园欺的专门法律。近日,民革向政协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提交了关于“校园欺凌”专项立法的提案,提出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是预防与治理校园欺凌的重要的保障。因此,有必要尽快出台反校园欺凌相关的法律,以形成以该法律为中心,其他相关法律为辅的反校园欺凌法律体系。教育部出台的指导意见与治理方案实际已经涉及了多项具体举措,因此可以整合目前已有的相关规定,进一步细化与完善各项内容,法律中应更细致地包括政府、学校、家庭、社区等各方主体的责任,预防的具体举措,欺凌发生后的处置要求与方式以及其他的治理机制、落实要求等等,再辅之以其他一些法律政策,例如民事、刑事中的相关规定,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将校园欺凌上升到法律层面,同时

根据中央层面的法律政策,各级地方根据当地的实际需要设立更加具体的地方层面的法规或基本方针,从而减少校园欺凌并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者和潜在受害者。

同时配合相应的法律与政策,结合现有的未成年人保护经费,在其中设立专门的反校园欺凌财政拨款,以支持反校园欺凌的一系列工作,并在法律中明确规定这笔资金只能用于反校园欺凌而不能用于其他的教育、学校建设。

5.1.2 加强校园欺凌的数据统计工作

实时的数据能够反映当前的校园欺凌的现状以及能够评估相关政策措施的有效性,2017年5月,中国应急管学会校园安全专业委员会发布了《中国校园欺凌调查报告》就进行了相关统计,但是这仍是社会组织进行的调查,且未对社会公布。美国与日本都在进行着全国统一的、长时间、专门针对校园欺凌的数据统计工作,并向社会公布统计结果的报告。因此我国中央政府应统一对数据调查的工作进行规定和指导,可在法律政策中进行规定,统一校园欺凌现状的调查的方式、要求与指标,可以采用统一的问卷进行问卷调查、教师发现、学生自主上报的形式相结合,由中央教育部主管将数据统计工作下放到地方政府再下放到每一所学校,同时逐级上报时,各上级政府要对数据进行监督与抽查,以确保数据的真实性。数据统计工作是制定反校园欺凌政策、措施的基础,同时能够根据连续的调查结果验证当前政策与措施的有效性,指导日后政策与措施的进一步改进方向,也为校园欺凌的研究工作提供数据基础。

5.1.3 设立专门的反校园欺凌机构

在我国针对校园欺凌上,教育、综治、法院、检察院等11个部门已开始联合行动、各司其职,在此基础上,各级政府可以设立各级反校园欺凌委员会,综合各个部门力量,形成专门的反校园欺凌机构,推进反欺凌政策与措施在各级的实施,给予学校和家庭做好反校园欺凌的工作的指导与建议,以及承担起应对重大校园欺凌事件、监督学校公正有效地处理事件的工作,并由各级教育部门开展督导检查。同时,将反校园欺凌的工作纳入政府部门以及学校的年度考评中。此外,在这些机构中设立咨询与求助机制,例如专门的电话热线与网络求助方式,以便受害者与家长能够及时求助。

5.2 学校——开展具体行动的主体

校园欺凌发生在学校，因此在反校园欺凌工作中，在政府各项政策与意见的指导下，学校的行为是最直接也是最能产生效果的，因此政府要对学校的职责作出明确规定，可在全国性法律基础上各级地方政府在法规规章中作出对学校的要求，而学校要承担起主要行为主体的职责。

5.2.1 完善学校层面的反欺凌制度

根据美国、日本、挪威的经验，它们都成立了与反校园欺凌相关的校园组织，能够对预防与治理校园欺凌工作起到统领协调的工作。我国各中学应当设立反校园欺凌校园安全小组，小组要包括学校的校领导、学校心理老师、家长、各年级主任等，同时可以聘请专家作为工作顾问，安全小组负责学校开展并监督校园欺凌的预防工作、督查并处理欺凌事件、调查统计数据情况等，对学校的反欺凌工作做好统一与协调。

要做好的预防和治理校园欺凌的工作，也要有完善的规章与制度规定，在基于国家法律与地方政府的法规，各个学校应在此基础上形成适用于本校的反欺凌规章。包括校园反欺凌小组、各教职工的责任，学生应遵守的规范，评估预警欺凌、处理欺凌事件以及家校沟通的机制步骤与惩戒措施，强调对校园欺凌“零容忍”的态度。

5.2.2 加强反校园欺凌的软硬件配套

以学校的规章制度和校园安全小组为基础，学校还应加强配套的软硬件设施。加强对全校范围的监控，全覆盖的校园监控有助于及时发现欺凌行为，并对欺凌行为的处理提供客观事实从而加强处理的公平性。设立校园心理咨询室，从上文的回归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心理消极情绪程度高的学生遭受欺凌的情况更严重，因此有必要设立心理咨询室配备专业的咨询师，为学生提供及时专业的心理咨询以及应对建议。此外，肢体欺凌受校园周边环境的影响，学校可以在放学后加强对校园周边的巡视，并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着力改善校园周边环境。

5.2.3 建立风险评估与应对机制

应对校园欺凌根本在于预防，通过有效的预防减少受害者的数量和影响程度，因此学

校应当建立校园欺凌的风险评估机制,实现早发现、早处理。建立风险评估体系,当发现潜在的危险行为以及学生的行为偏差时,要结合学生的近期表现与生活学习情况进行分析,及早纠正偏差行为,预防欺凌的发生。建立欺凌事件的应对流程与机制,包括正在发生以及发生之后,当欺凌事件不可避免地发生,针对事件中学生的不同身份,按流程分别进行对应处理。此外,部分被欺凌的学生往往不敢向成年人求助,因此可以建立匿名举报系统和班级内部调查的机制,以尽可能地不遗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欺凌事件。

5.2.4 加强对教职工的反校园欺凌培训

反校园欺凌的工作最终会落实到每个老师身上,而学校的其他职工例如宿管、安保等人员也是反校园欺凌工作中的重要组成人员,有必要加强对人员的培训,加强教职工的重视态度。定期开展反校园欺凌讨论会,并对教师和职工展开培训,包括学校的反校园欺凌的规章制度、评估与应对机制,提高教职工对校园欺凌的责任意识以及发现、应对、处理能力。在此基础上,班级氛围是影响校园欺凌的重要因素,教师要密切关注并指导学生的日常活动,为班级营造良好的氛围风气,努力构建与学生之间的信赖关系。

此外,通过上文的分析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分析,教师要对特殊群体给予多一些的关注,例如如有不良行为、心理情绪消极、男性、身体健康程度较差、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他们更容易成为校园欺凌的对象,而对于有不良行为的同学也要给予帮关心和指导,帮助他们改善行为,加强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善于发现学生的心理状态变化,以预防并尽早处理校园欺凌。

5.2.5 加强道德教育与反欺凌专题教育

随着教育的逐步发展,我国也越来越重视学生的素质、道德教育,但是当前仍偏重知识的教育,根据前文的回归分析,可见有不良行为的学生也会受到更严重的校园欺凌,因此加强道德教育纠正学生的行为偏差能够减少欺凌他人与遭受他人欺凌的情况。在课程设计中,加入中学生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开展法制宣传讲座,开设同伴互助课程,开展特色社会实践活动,帮助学生提高人际交往能力、行为控制能力、压力管理能力等,从而让学生形成正确的行为价值观,树立互帮互助、团结友爱、积极健康的价值理念。同时定期开展校园反欺凌教育,通过班级会议、学校讲座以及宣传的方式,提高学生的反对校园欺凌保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加强学校关于反欺凌规章制度的宣传,强化学生的后果

意识,也以便学生进行报告和求助,从而减少欺凌的发生和降低影响程度。

5.3 家庭——细微深层次的观察沟通

家是每个人的避风港,能够给孩子无条件的关爱与支持,在保护孩子免受校园欺凌的任务上也是义不容辞的,事实上目前中国的家长还未树立起校园欺凌严重性的意识,而教师也无法全面关注到每一个学生,因此政府与学校要引导帮助加强家庭层面的保护与帮助,家长也应加强对孩子的正确教育与关注。

5.3.1 形成民主式的家庭教育方式

正确的家庭教育模式能够帮助孩子形成正确的性格与行为,专制武断型的教育方式可能会使孩子变得胆小懦弱或者冲动暴力,溺爱型家庭教育可能会使孩变得成自私、缺乏面对困难的勇气以及处理能力,从而产生一些不良行为,这样的孩子都更有可能卷入校园欺凌事件中。只有形成民主开放的家庭教育模式,父母与孩子之间能够平等沟通,从而帮助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价值观念,在遇到问题无法解决时,也能与父母共同协商。可以通过政府的宣传与学校家长会的方式,积极引导并帮助家长认识正确的教育方式,让家长有意识地形成民主式教育方式。

5.3.2 加强家庭内部的沟通交流

一些家长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物质基础,往往会因为工作太忙缺少与孩子的沟通交流,而家长与孩子之间的沟通更多的涉及的是学习方面,忽略了在校情况与同学之间的关系。因此家长要重视起与孩子沟通的重要性,不能对孩子的行为表现和诉求置之不理,加强家庭内部的沟通交流,建立起良好的亲子关系,同时不应仅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还要关注孩子的身体和心理状态,加强沟通交流,学会判断孩子是否遭到校园欺凌,当孩子遭遇欺凌时,家长要给予孩子充分的支持,从利于孩子发展的角度出发帮助孩子共同解决问题。对于受到欺凌的孩子要给予足够的关心和支持,帮助他们尽快抚平创伤。对于实施欺凌的孩子,要给予充分的引导和适当的惩戒措施,并加强监督防止孩子再次产生欺凌行为。

5.3.3 加强与学校的交流

根据前文实证检验,父母参加家长和不参加家长会的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情况存在不同,为数不多的家长会次数是父母与老师交流的机会,家长应当重视与学校和老师的交流,了解孩子的在校表现,从而观察孩子的行为与心理变化。当发现可能的欺凌事件,孩子遭受了校园欺凌或者实施了校园欺凌,家长应及时主动与老师联系,配合老师积极及时处理欺凌事件并将伤害程度减小。

5.4 社会——提供其他帮助与支持

良好的社会风气也能为青少年营造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对于校园欺凌的预防与治理,社会各界也能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因此要鼓励社会各界发挥自身能力与作用,为中學生构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并提供强有力的反校园欺凌支持。

5.4.1 社区的培训与志愿者活动

我国的一些社区都开设了青少年事务或服务中心,基于这些社区组织,可以在社区内开展反校园欺凌的宣传工作,在社区内发放校园欺凌预防与治理的宣传与指导手册,向社区的中小学生和他们的父母提供社区层面的反校园欺凌的培训,提高他们对校园欺凌的认识与处理应对能力。此外,社区还可以开展多样的志愿者活动,一方面是针对欺凌者开展“帮扶”的活动,为遭受欺凌者提供咨询和帮助,对实施欺凌者进行指导与教育,另一方面,针对社区内的学生,可以组织服务社会的志愿者活动,通过让他们去做帮助他人、有利于社会的、有意义的事,来帮助他们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也能够让他们的社会活动中提高人际交往能力。

5.4.2 媒体的导向与监督

在数字信息化时代,媒体无论在任何事件任何领域的影响力都非常大。因此要发挥媒体的导向功能,一方面要肃清大众媒体中蕴含暴力犯罪等不良信息,加强网络监管、净化网络环境,对媒体实行分级制,中学生及青少年营造一个清朗气清大众传媒环境;另一方面,利用媒体加强对反校园欺凌的宣传,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介对向社会开展校园欺凌本身、它会带来的影响后果和政府相关政策规定的宣传,提高社会对校园欺凌的认识

与关注度。此外,媒体还可以发挥着监督与披露的作用,能够对政府和学校进行的反欺凌工作起到监督的作用,秉承客观真实性对校园欺凌事件进行披露,我国许多恶性的校园欺凌事件正是由媒体披露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

5.4.3 专业性的帮助

校园欺凌的预防与治理也需要其他专家或专业组织的帮助。挪威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反校园欺凌的项目行动就是由科研机构研发设计,而其他国家的校园反欺凌工作也包括了社会上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律师等的加入,他们能够为反校园欺凌工作提供第三方的指导意见与处理建议。因此,我们不仅仅可以委托科研机构针对我国现状进行研究并制定出学校层面的反校园欺凌项目,呼吁社会各界的专业人士积极参与到反校园欺凌的行动中,而且我国的各类与青少年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可以加入到政府与学校的工作行动中,为他们提供专业的意见以及协作或辅助开展相关活动。我们应鼓励社会各界要发挥各自各自的长处与能力,为预防与治理校园欺凌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持与帮助。

5.5 多元共治的联动机制

应对校园欺凌,单由政府或学校的作为是远远不够的,根据上文,政府、学校、家庭、社区以及社会都有其相应的责任与作用,各方力量不仅要各司其职,还要做好相互之间的协作,以形成多元共治的联动机制,才能为中学生搭建一张全覆盖的保护网。

政府起到核心的作用,形成反欺凌的法律体系指导全社会的反欺凌工作,尤其是要主导学校的工作。对于后果和影响恶劣的反欺凌事件,政府要对家长设置连带责任,对家长进行教育引导。对社会,政府要加强社会整体环境的治理,尤其是对大众传媒的肃清,减少媒体上不良信息的传播。

学校在反欺凌行动中起着行动主体的作用,大部分反欺凌的行动都是由学校进行的,学校不仅要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还要加强与其他主体的合作。在政府的主导下,要将本校工作情况以及统计的校园欺凌数据上报给政府。对于学生的家庭方面,要展开家校合作,对家长开展相关反欺凌的知识宣讲,当发现潜在的欺凌事件或已经发生欺凌事件时,要及时通知家长,共同沟通以形成最佳的处理办法,对于学校的反校园欺凌小组也应有家长的参与。

家庭与社会则在反欺凌行动中起着辅助的作用。家庭是比学校更细致的层面,而家长

在孩子身上发现校园欺凌问题时，仅靠自己的力量往往是无法处理妥善的，要及时联系学校，反馈孩子的身心状况，和学校合作共同解决。当发现其他问题或学校不能妥善解决时，可以向政府的反欺凌机构求助咨询。社会层面，社区能够协助学校开展一些列社会活动，专家以及专业的组织能作为第三方为学校提供公正的意见，媒体则能对政府和学校的反欺凌工作起到监督的作用。

由此，预防与应对校园欺凌不是也不能只有主体的各自作为，只有主体之间共同协作形成联动机制才能使各主体的作用发挥得更大，使“一加一大于二”，形成“以政府为核心，学校为行动主体，家庭与社会共同协作”的多元共治联动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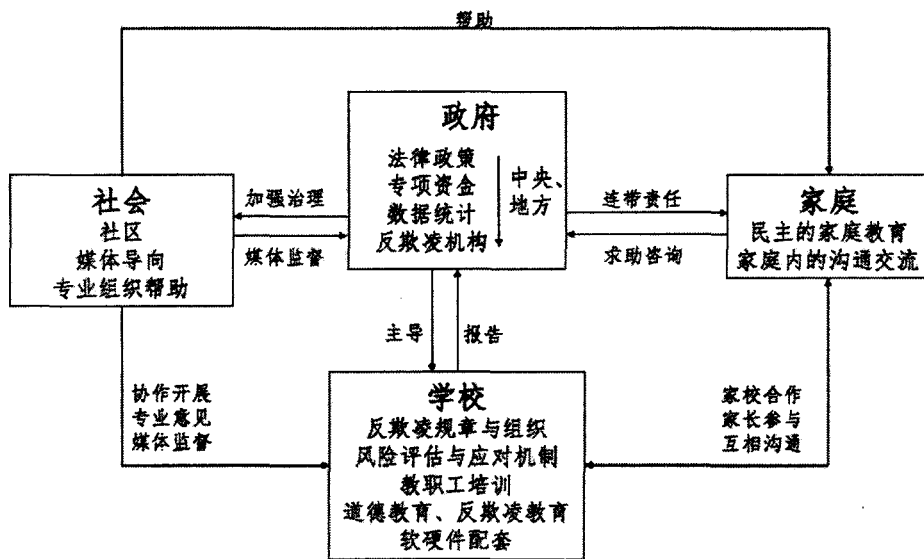


图 5.1 反校园欺凌的多元共治联动机制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当前国内外对校园欺凌的研究,对影响遭受校园欺凌的因素分成个人、家庭、学生、社会四个层面进行了总结,并结合2016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问卷以及生活方式理论、日常活动理论以及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进行相关自变量与因变量的选择提取。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2106年江浙沪地区的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以及回归分析,对所选择的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进行了探究。结果证明,按照CEPS的问卷,超过半数的初中生在调查的这一年,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欺凌,其中以言语欺凌最为严重,有51.8%的学生遭受了言语欺凌,其次为关系欺凌,占比33.7%,肢体欺凌和网络欺凌的程度比较轻,受到欺凌的同学分别占17.9%和11.6%。再者,根据方差分析以及相关分析,我们可以得到民族、是否留守、是否本区县、家庭类型、学校氛围与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无显著相关,于是将性别、是否独生子女、身体健康程度、心理消极情绪程度、不良行为、学习成绩、家庭经济条件、父母关系、亲子关系、是否为公立学校、学校是否位于农村、师生关系、班级氛围、校园周边环境、家校沟通频率和家长会参与程度分别纳入对应的欺凌方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学习成绩、父母关系、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和家长会参与程度均未进入回归方程,在其他欺凌类型的特质下,其他自变量分别进入各欺凌类型的回归方程,其中,以不良行为、性别、心理消极情绪程度和班级氛围最为显著。由此,我们看出个人因素是对遭受欺凌最显著的显著的影响因素,家庭和学校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情况,而社会因素的影响则非常弱。因此,在预防与治理校园欺凌时,尤其要重视学生个体层面。

目前国内外的大多数文献都是以“是否遭受校园欺凌”的二分变量作为因变量,且大部分都只是进行一个或两个层面影响因素的分析,而本文则是以遭受欺凌的程度作为因变量,具体到了遭受校园欺凌的程度,且细分了四类欺凌类型,从不同类型角度分析遭受各类欺凌的影响因素,并进行四个影响层面的综合分析。从整体研究结果来说,与以往的实证结果相比较,有一致之处也有不一致之处,同时也有新的发现。第一,一致之处,性别、身体健康程度、心理消极情绪程度、不良行为、家庭经济状况、学校位于农村对于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具有显著影响,民族、家庭类型对之无显著影响;第二,不一致之处,对于学

习成绩、家庭关系和校园氛围,个别文献检出了显著性,但在本研究中,这两项因素对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无显著影响,是否为独生子女在以往研究中并未检出显著影响,但在本文中它对关系欺凌产生了显著影响;第三,班级氛围、师生关系、社会环境等因素在以往文献中只是作为定性的研究提起,而本文将它们纳入定量分析中,结果表明,班级氛围具有显著影响,师生关系、家长会参与程度与家校沟通频率均不具有显著影响,公立学校则单独对言语欺凌产生了显著影响。

在进行相关数据分析,了解了我国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情况后,本文选取了美国、日本、挪威三个国家,进行他们的反校园欺凌措施的梳理,并总结了相关经验借鉴。最后结合实证检验与国外的经验借鉴,对我国反校园欺凌行动提出了对策和建议,要形成“以政府为核心,学校为行动主体,家庭与社会共同协作”的多元共治的联动机制,为我国的学生编制一张全覆盖的反校园欺凌的保护网。

6.2 研究局限与不足

在测评初中生遭受校园欺凌情况时,本文采用的是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问卷与数据,在数据方面,由于数据录入工作尚未完全,因此只采用了江浙沪地区的两千余个样本,而这三个地区的民族与留守情况欠缺一定的代表性,对于学习成绩等影响因素的选取也存在限制,因此对个别因素的检验还不够科学。此外,校园欺凌的内容 2016 年第一次被纳入中国教育追踪调查中,因此无法进行纵向或多年级的比较。而限于本人对数据处理能力和教育本身的研究有限,因此还有许多需要学习之处。

6.3 研究展望

为学生提供安全的学习环境,让青少年健康成长是社会的共同愿望。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校园欺凌是全球都十分重视的问题,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因此,对校园欺凌的研究是重要且必要的。未来对此方面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一是扩大样本,获取全国样本进行研究,以进一步加强研究的科学性与可靠性;二是在进行几年的校园欺凌调查之后,进行纵向对比,探究时间、学生成长对遭受校园欺凌的变化与影响。此外,希望日后加强研究能力,对校园欺凌的问题有更深入的研究,进一步挖掘我国校园欺凌的深层次的影响因素和它们背后的原因,从而为青少年构建更深层次的“保护伞”。

参考文献

- [1] Altuna S A, Özgür Erdur Bakerb. School violence: a qualitative case study[J].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0, 2 (2): 3165-3169.
- [2] Banzon-Librojo L A, Garabiles M R, Alampay L P. Relations between harsh discipline from teachers, perceived teacher support, and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mong high school students[J].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017, 57: 18.
- [3] Björkqvist K, Lagerspetz K M J, Kaukiainen A. Do girls manipulate and boys fight? Developmental trends in regard to direct aggression[J]. *Aggressive Behavior*, 1992, 18: 117-127.
- [4] Chauv E, Molano A, Podlesky P. Socio-Economic, Socio-Political and Socio-Emotional Variables Explaining School Bullying: A Country-Wide Multilevel Analysis[J]. *Aggressive Behavior*, 2009, 35 (6): 520.
- [5] Contreras D, Elacqua G, Martinez M, et al. Bullying, identity and school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l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2016, 51: 147-162.
- [6] Due P, Merlo J, Harelisch Y, et al.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 in exposure to bullying during adolescence: a comparative, cross-sectional, multilevel study in 35 countr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09, 99 (5): 907.
- [7] Elgar F J, Craig W, Boyce W, et al. Income inequality and school bullying: multilevel study of adolescents in 37 countries[J].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2009, 45 (4): 351.
- [8] Espelage D L, Swearer S M. Research on school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What have we learned and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J]. *School Psychology Review*, 2003, 32: 365-383.
- [9] Furlong M, Morrison G. The School in School Violence: Definitions and Facts[J]. *Journal of Emotional & Behavioral Disorders*, 2000, 8 (2): 71-82.
- [10] Grace S, Phillip G, Rosalind M H, et al. School Bullying by One or More Ways: Does It Matter and How Do Students Cope? [J].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2011, 32 (3): 288-311.
- [11] Gumpel T P, Sutherland K S. The relation between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disorders and school-based violence[J]. *Aggression & Violent Behavior*, 2010, 15 (5): 349-356.
- [12] Haynie D L, Nansel T, Eitel P, et al. Bullies, Victims, and Bully/Victims: Distinct Groups of At-Risk Youth[J].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2001, 21 (1): 29-49.

- [13] Inchley J, Currie D, Young T, et al. Growing up unequal: gender and socioeconomic differences in young people's health and well-being. Health Behavior in School-aged Children (HBSC) Study: International Report from the 2013/14 Survey[R]. *WHO Regional Office for Europe*, 2006.
- [14] Kim Y S, Koh Y J, Leventhal B L. Prevalence of School Bullying in Korean Middle School Students[J]. *Archives of Pediatrics & Adolescent Medicine*, 2004, 158 (8) :737.
- [15] King A, Wold B, Tudor-Smith C, et al. The health of youth: A cross-national survey[J]. *WHO regional publications European*, 1996, 69: 1.
- [16] Li Y, Chen P Y, Chen F, et al. Preventing School Bullying: Investigation of the Link between Anti-Bullying Strategies, Prevention Ownership, Prevention Climate, and Prevention[J]. *Applied Psychology*, 2017, 66.
- [17] Lucia S. Correlates of bullying in Switzerland[J]. *Europe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016, 13 (1).
- [18] Ma X. Bullying in Middle School: Individual and School Characteristics of Victims and Offenders[J]. *School Effectiveness & School Improvement*, 2002, 13 (1) :63-89.
- [19] Małgorzata W, Beata K. Bullying and exclusion from dominant peer group in Polish middle schools[J]. *Polis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15, 46 (1): 2-14.
- [20] McDonald L, Frey H E. Family and school together: Building relationship[R].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Justice, Office of Juvenile Justice and Delinquency Prevention*, 1999.
- [21] Muijs D. Can schools reduce bull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prevalence of bullying behaviours[J].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17, 87 (2): 255
- [22] Olweus D. Bully/victim problems in school: Facts and intervention[J].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1997, 12 (4): 495.
- [23] Olweus D. Bullying at school. Basic facts and an effective intervention programme[J]. *Promot Educ*, 1994, 1 (4): 27-31.
- [24] Patton D U, Hong J S, Williams A B, et al.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School Bullying Among African American Youth: An Ecological Systems Analysis[J].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2013, 25 (2): 245-260.
- [25] Rivers I, Smith P K. Types of Bullying Behaviour and Their Correlates[J]. *Aggressive Behavior*, 1994, 20 (5): 359-368.
- [26] Schwartz D, Chang L, Farver J M. Correlates of victimization in Chinese children's peer groups[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1, 37 (4): 520-32.
- [27] Smith P K. The silent nightmare: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in school peer groups[J]. *The*

- Psychologist*, 1991, (4): 243-248.
- [28] Smorti A, Menesini E, Smith P K. Parents' Definitions of Children's Bullying in a Five-Country Comparison [J].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003, 34 (4): 417-432.
- [29] Student Reports of Bullying: Results From the 2015 School Crime Supplement to the 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R].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2016-12.
- [30] Swearer S M, Espelage D L, Vaillancourt T, et al. What Can Be Done About School Bullying? Linking Research to Educational Practice[J]. *Educational Researcher*, 2010, 39 (1): 38-47.
- [31] Ttofi M, Farrington D, Baldry A C. Effectiveness of programmes to reduce school bullying. Stockholm: Swedish Council for Crime Prevention, Information, and Publications[J]. *Blood*, 2008, 124 (7): 1062-9.
- [32] Vreeman R C, Carroll A E. A systematic review of school- based interventions to prevent bullying[J]. *Archives of Pediatric and Adolescent Medicine*, 2007, 161, 78-88.
- [33] Wang J, Iannotti R J, Nansel T R. School Bullying Among Adolesc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Physical, Verbal, Relational, and Cyber[J].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2009, 45 (4): 368-375.
- [34] 白玲. 基于解释结构模型的中学校园欺凌成因分析[J]. *现代中小学教育*, 2017, 33(07): 6-10.
- [35] Cristna del Barrio, Elena Mart N Ignacio Montero, Isabel Fern.Nelez, H.Ctor GutirrEz,周华珍,李家灿. 西班牙中学校园欺负监测研究报告[J]. *中国青年研究*, 2009, (08): 20-24.
- [36] 陈海珍,池桂波,李文立. 广州市中学生校园暴力发生现状及危险因素分析[J]. *现代预防医学*, 2008, (12): 2274-2277.
- [37] 陈荣鹏,方海涛. 美国校园欺凌的法律规制及对我国的借鉴——以 2010 年《新泽西州反欺凌法》为研究视角[J]. *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 2015(06): 55-59+101.
- [38] 陈振江. 中学校园暴力的学校归因以及预防对策研究[D]. 河北师范大学, 2013.
- [39] 丁瑞虎. 中小学校园暴力问题及其对策研究[D]. 山东大学, 2009.
- [40] 丁英顺. 日本是如何应对校园欺凌的[J]. *世界知识*, 2017(02): 66-67.
- [41] 杜园春. 近五成初中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后选择沉默[N]. *中国青年报*, 2016-5-27-7.
- [42] 付姣. 政府职能视角下校园暴力问题及对策研究[D]. 电子科技大学, 2013.
- [43] 郭润. 初中校园欺凌行为之个案研究[D]. 兰州大学, 2016.
- [44] 何树彬. 美国校园暴力综合干预模式述要[J]. *外国中小学教育*, 2012(11): 41-46.
- [45] 胡春光. 校园欺凌行为: 意涵、成因及其防治策略[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17, (01): 73-79.

- [46]黄成荣,袁志文.穗港澳三地青少年欺凌行为比较与社群福祉观辅导应对[J].青年探索,2010,(06):22-29.
- [47]黄亮.中学校园暴力的防治[D].河南大学,2016.
- [48]荆春霞,王声湧,陈青山,吴赤蓬,刘国宁.广州市中学校园暴力发生情况及原因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05,(01):22-23.
- [49]鞠玉翠,张文新.学生欺负问题的一项干预研究[J].中学教育,2003,(08):14-16+31.
- [50]李芳霞.校园欺凌行为状况调查及干预策略研究[J].宁夏社会科学,2017,(03):133-136.
- [51]李锋,史东芳.挪威反校园欺凌“零容忍方案”研究述评[J].教育导刊,2015(02):91-95.
- [52]李燕秋.校园欺凌研究综述[J].教育科学论坛,2016,(14):68-71.
- [53]梁丽琨.我国中学校园暴力的现状及其预防对策[D].河北师范大学,2015.
- [54]林进材.校园欺凌行为的类型与形成及因应策略之探析[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7,16(01):1-6.
- [55]刘丽琼,朱海研,熊晓,王雷萍,刘丽淑,闫岩,叶阳阳.初中生欺负行为及其与自尊关系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13,34(07):878-879.
- [56]刘南南.美国中小学校园暴力探析[D].东北师范大学,2008.
- [57]刘雅梦.日本校园欺凌现象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5.
- [58]罗贵明.校园暴力成因之理论述评与启示[J].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23(03):32-34+44.
- [59]马焕灵,杨婕.美国校园欺凌立法:理念、路径与内容[J].比较教育研究,2016,38(11):21-27.
- [60]马梅,王小琴,惠沼沼,张月.校园暴力现状及对策研究进展[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7,30(04):420-426.
- [61]潘虹.中学校园欺凌问题及其成因研究[D].西北民族大学,2017.
- [62]庞雪峰.当前我国中学生校园暴力及预防对策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6.
- [63]钱文杰.从个案惩处看中美校园暴力惩防体系的差异——兼议中国新型校园暴力预防体系的构建[J].青少年学刊,2015(05):40-44.
- [64]平成 27 年度「児童生徒の問題行動等生徒指導上の諸問題に関する調査」(速報値)について[R].文部科学省初等中等教育局児童生徒課,2015.10.27.
- [65]任海涛.“校园欺凌”的概念界定及其法律责任[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35(02):43-50+118.
- [66]任文华.青少年学生校园暴力的实证研究[D].重庆大学,2012.

- [67]师海玲,范燕宁.社会生态系统理论阐释下的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4:94-97.
- [68]宋娴.美国校园暴力及其治理模式[J].外国中小学教育,2007,(03):14-18.
- [69]宋雁慧.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校园暴力防治研究[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7,36(01):26-33.
- [70]苏春景,徐淑慧,杨虎民.家庭教育视角下中小学校园欺凌成因及对策分析[J].中国教育学刊,2016,(11):18-23.
- [71]田辉.日本多管齐下治理校园欺凌[N].光明日报,2017-4-5(15)
- [72]王楚婧.校园欺凌问题成因及对策分析[J].理论导报,2016,(02):50-52.
- [73]王大伟.校长如何应对校园欺凌?——基于公安学与教育学视角的综合思考[J].中小学管理,2016,(08):12-15.
- [74]王宏伟,岳秀峰,潘松,王智勇,赵虹,安庆玉,徐品良.青少年校园暴力与学习成绩关系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13,34(10):1198-1199+1202.
- [75]王卫东.有多少校园欺凌不该发生[N].光明日报,2016-12-15-15.
- [76]魏叶美,范国睿.社会学理论视域下的校园欺凌现象分析[J].教育科学研究,2016,(02):20-23+46.
- [77]吴方文,宋映泉,黄晓婷.校园欺凌:让农村寄宿生更“受伤”——基于17841名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的实证研究[J].中小学管理,2016,(08):8-11.
- [78]向广宇,闻志强.日本校园欺凌现状、防治经验与启示——以《校园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为主视角[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8(01):1-10.
- [79]徐畅.校园暴力问题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8.
- [80]徐玉斌,郭艳艳.校园欺凌的原因与对策分析[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5(06):53-57.
- [81]杨岭,毕宪顺.中小学校园欺凌的社会防治策略[J].中国教育学刊,2016,(11):7-12.
- [82]杨卫敏.中学生受欺负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D].浙江师范大学,2014.
- [83]杨雪锦.校园欺凌现象调查及对策分析[D].沈阳师范大学,2017.
- [84]杨益琴.美国中小学校园暴力预防研究[D].西南大学,2010.
- [85]姚建龙.防治学生欺凌的中国路径:对近期治理校园欺凌政策之评析[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7,36(01):19-25.
- [86]姚建龙.应对校园欺凌,不宜只靠刑罚[N].人民日报,2016-6-14-5.

- [87]张萌. 挪威奥维斯校园欺凌预防计划对我国的启示[J]. 现代中小学教育,2017,33(04):85-88.
- [88]张琼. 小学校园欺凌行为及其对策研究[D].重庆师范大学,2014.
- [89]张旺. 美国校园暴力:现状、成因及措施[J]. 青年研究,2002,(11):44-49.
- [90]张文新,武建芬. Olweus 儿童欺负问卷中文版的修订[J]. 心理发展与教育,1999,(02):8-12+38.
- [91]张文新. 中小学生对欺负/受欺负的普遍性与基本特点[J]. 心理学报,2002,(04):387-394.
- [92]张小华,项宗友. 浙江中学生校园欺凌的实证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以生活方式理论和日常活动理论为视角[J]. 晋阳学刊,2016,(05):101-105.
- [93]张艳,黄泽鹏,柳珍妮,欧利民,李丽萍. 公办与民办学校中小学生对校园暴力影响因素对比研究[J]. 中国学校卫生,2015,36(10):1450-1454.
- [94]张哲仁. 中学校园暴力问题研究[D].河南大学,2013.
- [95]周冰馨,唐智彬. 防治校园欺凌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J]. 外国中小学教育,2017,(03):39-44+17.
- [96]周佳桦. 校园欺凌产生的原因及应对策略研究[J]. 亚太教育,2016,(29):103+93.
- [97]庄翎. 校园暴力视角下学生被害防控和援助对策[D].浙江大学,2012.
- [98]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Z]. 2016-4-28.
- [99]教育部,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 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Z].2016-11-1.
- [100] Stopbullying.gov. Bullying Prevention and Response Training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Online Program. <https://www.stopbullying.gov/sites/default/files/2017-09/training-module-2016.pdf>[EB/OL]. 2018-2-26
- [101] Stopbullying.gov. Get help now. <https://www.stopbullying.gov/get-help-now/index.html>[EB/OL]. 2018-2-26
- [102] Stopbullying.gov. How to Prevent Bullying. <https://www.stopbullying.gov/prevention/index.html>[EB/OL]. 2018-2-26
- [103] Stopbullying.gov. Laws&Policies. <https://www.stopbullying.gov/laws/index.html> [EB/OL]. 2018-2-16
- [104] The Olweus Bullying Prevention Program. Core Components of the Olweus Bullying Prevention Program. http://www.violencepreventionworks.org/public/olweus_scope.page [EB/OL]. 2018-2-28

- [105] 澎湃新闻. 各国放校园欺凌: 挪威“零容忍” 英国要家长签契约.
<http://news.163.com/17/0320/10/CFVCBC5B000187VE.html>[EB/OL]. 2017-3-20
- [106] 信息时报. 校园欺凌暴力案已批捕1114人.
http://news.ifeng.com/a/20161229/50492230_0.shtml [EB/OL]. 2016-12-29
- [107] 新华网. 别拿“欺凌”当“玩笑”: 数说校园欺凌的套路.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sjxw/2016-12/20/c_129412765.htm [EB/OL]. 2016-12-20
- [108] 中国教育新闻网. 调查: 有多少校园欺凌不该发生.
http://www.jyb.cn/china/gnxw/201612/t20161215_689423.html[EB/OL]. 2016-12-15

